

李雲林先生陳言

清芳題



114
C52
65



3 2167 9422 6

1 序自言陳林雲李

李雲林陳言自序

余生也早、蟄伏北方內地、年將三十、始值更法、歐美言文、科哲新學、即有耳食、徒供談助、分作陳人、無望時彥矣、國不國、安有學、年已邁、亦無能再學、回憶平生所學、不過放言弄筆、是固非學、然舍是而求學於今日、仍未見有出乎放言弄筆之外者、而益誕益支、國益不競、進而求之歐美、富強自由、蔑以加矣、進化至於徧地球藏爆彈、岌岌圖調劑消融、以冀本國長保富強、而未見有其術、已矣、余陳人也、無臆測將來、仍以陳人爲陳言而已、頻年弄筆、積彙盈尺、留備自證所學、族人繡庭見之、謂可印出、就正當世、余漫謝之、比北來津門、繡庭竟匯贈百金、專爲印彙見惠、無法卻之、久存又恐耗於米薪、適三十八年前舊友、張君季鸞、有鉛字印機、允爲代印、并助所不足、始檢出涉及經史地志範圍者、三十二篇付印、其他贈交識學、及爲掾諛墓、有類青辭之作、槩從

屏棄、自維生老國、值暮年、學既無成、言必不切、故名曰陳言、不過及國之未亡、史之未燼、曾讀此類書者、近世尙有其人、始敢以此等陳言、印行祈正、已爲厚幸、昔淵明乞食、矢以冥報、冥報者、不能報也、余固不能報、在兩君亦初不望報、惟冀國或不亡、東方文化不至滅絕、此陳言中所陳、容有一二可備檢閱、供討論者、片紙能存、片言見采、則出資助印兩君、庶幾不虛此惠歟、民國二十二年、閏仲夏上弦前三日甲子、濟寧李繼璋雲林氏識、時有生後二萬一千九百又四日、

目次

中國五倫及人性略說

理書感言

釋禮記大學首節四句并駁程頤說

釋禮記大學物有本末五節

中庸駁議

與友人論大學書

再與友人論界說書

古史啓信錄序附詰疑

擬濟寧直隸州志存彙三篇

疆域志序

山川志序

建置志序

聞中央政府建洛陽爲行都長安爲陪都喜極放言

山東西漢州郡國縣圖考後跋

山東西漢州郡國縣圖考後附論七篇

夷禍論

北宋致亡中國論

辱宋名辭引例

德釋

尙書周官眞僞商權

中國三代憲法考

中國人民長於拓殖說

山東西晉州郡國縣圖考後附論三篇

附論上

附論中

附論下

山東東晉劉宋元魏三朝僑置郡縣表後跋

編纂山東後漢至隋各代郡縣沿革圖考始成附論

山東唐道州郡縣圖考後附論

因考藩鎮雜感興亡懲謬閑趨藉存殷

三代前地制略說

六經皆史私議

禮治法治私議

土地人民之關繫及漢唐地制變遷略說

連日編纂山東歷代郡縣沿革圖考感憤交集率成四律

表 目 録

中國五倫及人性略說

己巳冬日在
齊魯大學作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形分性異、出自天然、繼續生存、永久不變、中國文言中、遂創立陰陽二字、以統括天人萬物生生不已之原理、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又統括陰陽二字、更立一名辭矣、惟就陰陽觀道、祇能見其大生廣生、而繼續生存之故不明、且生必有死、死不復生、所謂繼續乃遞嬗者、非循環者、禽獸生死、純任自然、六畜受人參養、生雖繁而殺亦夥、其不受人參養者、除微小昆蟲外、覓食最難、所生自不繁殖、且多有因此絕種者、優勝劣敗、天演公理、不惟不明繼續原理、且並不能競爭生存、禽獸可耳、人則不然、知陰陽之合、宜貞一不宜紊亂、故別男女、正婚姻、而成夫婦、知繼續之存、能知本方能永久、故重老幼、明孝慈、而成父子、序卦傳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定生存所由來、明倫類所自始、於人類

未生以前、正其所由生、於人類已死之後、續其所自生、生死處置得法、然後知人非虛生、亦不徒死、而無苦生厭世、畏死求仙之惑、是以五倫始於夫婦、而甚重父子、父子之倫定、然後人類生有所受、死有所歸、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大同民治、舍此不成、國家不過立於補助地位、擇人民中鰥寡孤獨、無人收養者、代爲撫養、蓋國家權力、本爲人民所付與、必不如民力之溥、與其欲代人民負責、而空爲大言、終難實現、何如明倫類生存之公例、導人民各善自爲謀、合自治、成民治、而國家亦本此施治、以爲民倡、政易行而民易安也、故序卦傳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人類惟具此高遠知識、有此完密組織、是以對於繼續生存、能明其原、對於競爭進化、能究其變、不惟靈於萬物、且遠勝野蠻半開化人羣、故中國倫字之訓詁、曰輩、曰類、曰等、統而言之、無非本天道人性之自然、合成一有秩叙之人羣、此人性之所以成善也、易繫辭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言陰陽之道、所以能生生不已、永久繼續者在善、道豈無不善者、陰陽不和、災及萬物、夫婦不合、禍延子孫、其道倏現倏滅、不能永久繼續、惟陰陽合、故生人能配三才、惟夫婦和、故生子能成繼述、道以陰陽和會而生人、人秉父母遺傳以成性、夫婦居室、雖不必專意生子、然當其媾合、未有不陰陽和洽、而能成孕者、此即善之見於父母者也、惟成孕之後、善之運用、動於天者其事畢、善之遺傳、成於性者其理微、故荀子引古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惟其危、故易染於惡、惟其微、故不宜全認爲善、其實善惡二字、皆人各以己意假定之名辭、謂性爲惡、固昧所由來、謂性爲善、亦語落迹象、故易繫辭置善於道後性前、以見性之所由成、說到成性以後、絕不提一善字、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之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大哉聖言、泯善惡、兼孟荀、包函萬有、而各如其分、孟子置善於性後、一落言詮、便起爭議、告子荀揚繼之、聚訟紛紜、終無定論、迄於北宋、積亂之後、人鮮讀書、師心自用、

蔑棄古訓、又承唐代佞佛、禪學盛行、於是陰竊佛家自性之說、文以孟子性善之旨、悍然舉天與性、悉以一理字強釋之、亦自知其說不圓、又強分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自此之後、人人言性、性理、性功、性法、心法、道統、無極、憑臆創造之新名辭、視今日翻譯西洋、鈔襲東洋之新名辭爲更多、其爲學陋而枵、其繩人瑣而刻、標榜援拒、塵垢蔽天、明清復用以取士、於是四書通行、五經退席、周漢皆斥、宋儒獨尊、八股外無文章、語錄外無學術、才智之士、閒或軼出、則又人人才子佳人、處處風流名士、糝雜佛老、震耀鬼神、弔詭養高、羌無實用、學陋政荒、兩見亡國、空談性理之弊、一至於此、然後知孔子教人、祇用詩書禮樂、即與人言性、亦祇即習證性、明其遠近、至於性與天道、第於贊易時一言之、而門人不可得聞、聖意淵深、其學篤實、息空談、杜爭議、迥非挾語錄道統、沾沾然如小兒得餅、矜誇阿附、自命聖賢者、所得亂也、清季言性之闕漸熄、而西說東來、言倫理者、其類有五、曰個人、曰

家族、曰社會、曰國家、曰世界、名辭轉譯、未知確數西人本意與否、若第就中文言之、倫非二人以上不成、個人自修、不名倫理、而家族倫理、中國獨區別爲三、其故可得言焉、父子生生遞嬗、就普通中壽言之、相聚只有半生、較之兄弟夫婦、時間爲短、若合爲子爲父之時計之、則甫生已死、亦皆包括在內、人無百年不死之形骸、而有萬年不死之血胤、生不徒生、爲嗣父母、死如不死、賴有子孫、故人類終身在父子倫中、而敦孝明慈、最爲處置自身生死之善法、是家族倫理所由成、亦人類繼續生存所由永也、兄弟兒時同生共乳、娶妻各有室家、生子則爲從兄弟、四五傳後、服盡如陌路矣、不如是生殖之緒不繁、夫婦合以異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生則同居、死尙同穴、子孫世祀、奉若一人、不如是繼續之系將紊、兄弟本家族倫理、遞傳遞遠而入社會、故社會中長幼有序、亦包括在兄弟倫中、此同電相推之理也、夫婦合異姓爲家族、惟其男女有別、是以夫婦能久、故五倫中、只有夫婦居室、而無男女社交、

以女從男、非不平等、精蟲原在男身、男主生而女主孕、傳種在男、而生孕并重、自所生子女視之、儼如一人、種系不淆、繼續始永、此異電相吸之理也、子女兄弟、有無多寡、出于天然、不能以人意自由增損離合、故父子兄弟爲天倫、天倫之結合在愛情、其愛出于天性自然、而不由互感、即或因人事不齊、生反感、成反動、而愛情無絕、易于恢復、遇有事變、竟可以愛情奪公理、其徵在攘羊證父、貽誚古今、警瞽殺人、舜雖竊負而逃、亦不能責以不義也、故禮記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夫婦、朋友、君臣、皆人類隨所遭遇、自爲集合、故曰人倫、人倫之結合在感情、非彼此互感、不生情誼、感情觸物因時、轉變最易、任感縱情、易入邪僻、故必裁之以義、始不致紊亂秩序、妨害生存、夫婦成婚、必有主婚媒證、出以鄭重禮儀、以別于苟合、始能維持感情、以至永久、奉親鞠子、成一新家庭、以繼續父母、是亦門內之治、以恩掩義、夫豈無既合復離者、然七出三不去、古人已嚴爲限制、自與苟合輕棄者

不同、此倫之敗、其原因多由于縱慾漁色、其結果則爲夭年絕嗣、陰陽之道、不善則無繼、殉數歲肉慾之歡、棄萬年不死之胤、近且有逞慾避孕、務使夫婦父子、兩倫并絕者、爲人爲畜、任其自擇、人類競存、諒非此等主張所能動也、朋友即社會倫理、君臣即國家倫理、此兩團體、範圍廣廓、情事複雜、老幼之人、對此兩倫、無能負重大責任、人當孩提、多依父母、稍長、先識家族、罕有尙未成年、即已立名社會、力任艱鉅者、強使爲之、識寡慮淺、任情易動、破壞最易、無能建設、徒資利用、甚且殞身、戕賊青年、成效可觀、二十以後、學富力充、自然由家族進入社會、其早得名位者、并可進入國家、至其接人處事宜、雖不爲家族倫理所限制、無不由家族倫理所遞推、故禮記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六七十後、年力已衰、知交零落、復由社會國家、退歸家族、而不能恃朋友君臣、爲娛老飾終之憑藉、惟其結合在人、故團體不若家族之堅、愛情亦不若家族之厚、隨時隨地、

可以人意爲離合、而必以協于義者爲宜、國家範圍尤廣、關係尤鉅、人雖仕隱不同、而國家舉莫能外、故有時公理可以奪愛情、而君臣一倫、重於父子、喪服四制又白、門外之治義掩恩、古人亦知愛憎多端、情難一致、特於其團體中、永訣送死之日、制爲喪服、以感導整齊之、其制特詳於家族中之親疏遠近、而彼此報服、義主持平、春秋文公十五年、左傳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情雖不同、毋絕其愛、此外母族、妻族、師長、國君、亦皆有義服、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禮明而倫紀安、人情厚、今雖代遠禮湮、僅存形式、然倫類用情之厚薄、猶視此爲準則、固非任法競權、恃攀援召爭奪者、所得比也、世界倫理、所包益廣、度其最重、似在邦交、然皆國家公法人團體、互相接洽、而非一二人所能主持、且有強權、無公理、戰時國際公法、因列強主張不同、至今尙難一致、其詳雖未得聞、度不能如國家倫理之完備、中國古昔盛時、王者無外、世界倫理、即由五倫推之、初不必更立此倫、

今則外交尙難言平等、更無左右世界、參預此項議席之能力矣、至於倫理名稱之比較、則西洋重團體、故從集合上著想、所定名辭、皆爲具體的、中國重秩叙、故從組織上著想、所定名辭、皆爲抽象的、中國五倫名辭、除朋友外、其餘四倫、凡上一字、皆此團體之主席者、下一字、皆團體之集合份子、故禮記禮運言十義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而無朋友、朋友互以信義訂交、義取平等、無藉主席、故禮記中庸言五倫、於朋友獨加之交二字、餘四倫、則舉其名而義自見、未有聲聲呼母、而取帚致辭、語語稱兄、而紆臂奪食者、此五倫所以爲名教也、中國本此五倫、以成民族、是以立國早見文明、聲教遠被重譯、歷數千年、始見衰弱、外人能滅其國、卒不能變其俗、亡國兩次、旋見光復、族類明、風俗厚、團結固、秩叙安、有自來矣、且舊俗亦不妨礙新政、禮記大傳曰、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

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蓋自有生民以來、迄於我生之初、未有能變革者、亦未有忍言變革者也、今者國體革舊、民智維新、追步列強、競尙歐化、則倫理學中、亦必有取資泰西、以匡我近代之流弊者、自知已迫暮年、難企進化、姑就舊日五倫、證以羣經、以我見說之如右、國粹耶、常談耶、陳言耶、腐說耶、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理書感言 庚午孟秋

庚午長夏、齊魯大學、購得人家藏書千餘種、冀與校中師友、稽古證今、集思廣益、邇來整理卷帙、略就端緒、因念學之可以記誦得、口說傳者、祇有哲學、至於科學、非鉅資不能庇材、非實習不能效用、是以古人守以工官、庇以國力、國饒者材易給、民裕者學易豐、我國學術、盛於三代、日新月異、成此文明、載籍未湮、猶略可考見也、春秋之世、諸候疲於力爭、岌岌不能保其國、由是官失職、民失業、工廢術絀、科學乃微、其時切于日用、爲學校教授最普通者、則有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孔子位卑力薄、第能以教授保存四者、猶幸生長魯國、得見易象與魯春秋、翼之以明哲理之原、修之以存天子諸侯之禮、六藝既立、三代前之哲學文學、政治歷史、與夫人羣秩叙、始藉此得存崖略、維繫中國、至於今日、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百世師者在此、初不藉素王道統諸說、尊之適以誣

之、反招今日之侮也、其他藝術、時亦散見諸子、然求用亟而夸辭多、空言紛而實驗少、湮佚散失、農工厯存其粗迹、秦漢以後、衆建變爲獨裁、禮治易爲法治、代移時異、周之詩書禮樂、不復適用、雖學官廣厲、博士具官、禹貢治河、春秋決獄、其實漢家自有法度、經說之備顧問邀采納者、槩不多見、諸儒鏗鏗、墨守家法、始以口說爲傳、記誦爲學、學與政歧、并與藝歧、徒以倫紀法律、整飭國俗、凡諸科學、國家不復研究保存、一任工藝之自爲、又復藉秘掩陋、炫怪市奇、自絕進修、漫無教法、而不見重於世、漢後世亂、經師家法亦亡、而學益蹈虛、玄於晉、禪於唐、性理於宋、三代詩書禮樂之學、世遠派歧、徒資談助、甚至各挾凡見、刪易之、變遷之、以自張私說、一人倡之、黨徒和之、標榜攀附、自命聖賢、學荒俗惰、政齷國亡、肇端於六朝、而禍萃於北宋、明祖以流寇復國、務巖刻而獵浮譽、罷黜漢唐、惟宋是崇、制藝旣興、諛之者謂以韓歐之文、闡程朱之理、實則拘陋枵傲、兼收其弊、四書獨行

而六經微、名流日多而空言競、勢不可長、而無實用之學以代之、此清儒實事求是之說、所以復興、而近來改制變法之言、所以易熾也、西學東來、國人初鄙夷而今震聳之、種類派別、自非七略四庫所能盡、茲依杜威藏書、區分十類、以證國學、文學歷史、中外名同、社會科學、附入史中、自然科學、技術審美、併歸子部、哲理宗教、亦可強爲附會、代以經子、所缺厘普通圖書語言二類、然中國往日、義主同文、則象譯狄鞮、不過舌人之職、言必雅馴、則月報雜誌、不登冊府之藏、昔欲持此以大同世界、今則求同於列強、而惟恐不能、盛衰異勢、而學術隨之、亦不忍議其不備矣、所憾者、數術方技、漢時猶各自爲略、而所載各書、曆譜醫方而外、多涉迷信、科學久亡、於此可見、既難獨立、後遂併其略於子部、而經史子集之類始定、魏晉纂攘、公理無憑、學人厭世、激爲放曠、清言雋而浮豔萌、玄理邃而佛說染、亂政疊見、殊俗紛來、闕闕連亡之不暇、偏好祖尙虛玄、耽玩清曠、文選既出、乃專以辭賦爲學、

而他學皆隱、唐人教崇浮屠、學惟詩賦、朝士不學、至不知冠禮爲何、而舉不爲怪、韓愈憤而矯之、名爲以文載道、實則以水濟水、道尙無實、文將何載、又復恫於藩鎮、務張君權、豈知自唐中葉以後、中國之君、創業者皆悍卒、守成者皆紈袴、昏庸暴戾、任性縱情、虛擁大權、而弄於僉壬婦寺、敗於寇禍夷氛、徒使異族竊之、毀形易服、變亂國史、遺民以君爲國、反呼他人爲我祖我宗、代爲捍衛、於是冠裳禮樂之族、悉變爲被髮左衽之人、並貌似中郎之虎賁、亦不可得、兩次亡國、摧辱已久、則今日之望風而靡、亦司空見慣耳、五季時、沙陀契丹、深入莫拒、夷禍亡國、敗徵已顯、有宋一代、其君昏荒鴛鴦、其臣鄙私黨訐、其儒顛固瑣傲、其士狂蕩情遊、舉國上下、鼯睡於金元臥榻之旁、幸其不噬、而初無術以自活、一時學者、無晉人清談之才、而求超言理、無唐人禪悅之慧、而逞臆說空、震於佛語之易動人也、求之儒書、適有中庸之談天說性、而又位育參贊悉其夸、無聲無臭極其誕、於是尊爲心法、陰竊

自性之圓明、顯效語錄之鄙俚、高標道統、誣孔子以自張旗幟、宋明豐鄩、沿襲五百餘年、中國學人、祇有兩派、非性理醇儒、人人周程張邵、即風流名士、處處韓杜歐蘇、最下者、才子佳人、淫褻競作、瑣聞神話、報應侈談、於是金喟之徒、彙莊騷馬杜永潯傳西廂記、加以批評、大肆其如譚如詛、誨淫誨盜之言、而盲辭雜劇競仿焉、袁黃之徒、取周易中庸金剛經感應篇、雜糅成書、浸成一不儒不佛、亦中亦西之教、而妖巫流寇亦託焉、是又述莊竊佛、規唐摹宋之流、所不及料者矣、近日耆學、每痛心於中學之必亡、然試問中學之適用於今日者安在、其確有統系門徑、俾學者可循序漸進、以底於成者又安在、不此之求、而徒託孟子勞心勞力之言、襲莊周無用爲用之語、強顏自飾、是直自速滅亡、何待新學之凌躐乎、夫使中學果善、何以末流一敗至此、使中學果不善、何以詩書禮樂、早啓文明、維政翼教、數千年不廢、此無他、無損益則往迹陳、疏實驗則程序缺、固由於周以後、不再見元首聖明、修定禮樂、而

學人之談空說性、務爲大言、刻篆雕蟲、好行小慧者、又烏得辭其咎耶、今者國畏民畏、而本紀世表、歷史譬爲譜牒、政從歐化、而典章法律、往制棄若弁髦、語英賢則華盛頓、拿破崙、而三代之文治、漢唐之武功、悉以帝國專制屏斥之、引學說則亞里士多德、馬克司、而孔孟之述學、杜馬之紀政、悉以陳言阻新排擊之、以能譯西文爲博洽、以改變名辭爲新異、一星名也、明明北斗參伐、偏曰大熊獵戶、一病名也、明明傷寒痧證、偏曰腸壅扶斯、虎列刺、天文醫術、中國殘缺厘存之科學、亦隨名辭漸歸漸滅、他可知矣、將來語言變而六律四聲亡、文字變而六書八體亡、文語皆亡、中國圖籍、雖復厘存、亦祇視爲古玩、無人過問、名亡則實亡、學亡則國亡、螟蛉有子、果羸負之、雖有子遺、亦祇謳歌摹倣、代他人稗販、況乎其不必有也、世界大同、自無中國、已於學說進步之速驗之、無勞再通種族破國界矣、回憶孔子之時、三百篇之弦歌、非即當日通行之學校唱歌乎、二十八篇之今文尚書、非即歷代法典、及當

日通行之公文程式乎、鄉飲酒禮、即非當日之地方會議地方選舉乎、蜡賓鄉射、非即當日之運動遊戲諸會乎、可見三代學制、無不協時宜、收實效、迥非後世利祿之學、溝渫之教可比、而今之學堂教科、乃適彷彿一二、惟古今異尚、制合義亡、試取詩書、與今之教科書相比、醇疵闊淺、昭然可見、不過代遠事異、自不容以詩書格式、施於今日、惟冀任教育者、無徒徇俗文陋、舍己從人、致本國政學沿革、社會變易之迹、亦與之俱湮、賊青年而誤後來耳、中國文學、多本於詩、自楚辭樂府、下逮歷朝詩賦、旁及韻語駢文、詞曲歌謠、除依託故事、而鄙俗倣作、蟻古人、亂歷史、敗風俗之雜劇亂彈外、何一不由風雅遞變、足移性情、中國社會科學、多本於書、上古五典、祇存堯典、類記當日大政之後、序列九官、周之六典、唐六典、明清會典皆倣之、遂自成一法典統系、而爲世界最詳細之行政法、地理河渠、始於禹貢、法制始於洪範、洛書九疇、何異羅馬之十二銅標、是固明明夏商憲法、自劉向邵雍說出、始附會

妄測、入於迷信、其他歷代史志、通典通考、壹是詔令奏議、邦計政書、何一不由典謨遞變、詳臚政事、禮雖嘗於老莊、掩於法治、混於釋老、荒於陋儒、然篡攘之世、亦有朝章、直道之民、猶行三代、昏喪賓祭、理家治國、無在不有禮意存焉、蓋人不可不合羣、然人羣既合、而無條理、無秩序、惟權是競、惟利是趨、則喧鬪排軋、滋亂益甚、中國字義、羣之有條理有秩叙者曰倫、五倫不絕、禮意自存、古今節文、不必盡同、故戴記禮器曰、禮時爲大、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知此則知五倫與禮、非假名義以行專制、實酌時宜以固人羣、特非有聖人在上、不能阜物孚民、因時損益、是以曠絕塵存、衍爲理論耳、總之、中國之國學舊政、其根本具於經、其變遷詳於史、而空談獵譽者敗之、憚繁縟陋者荒之、中國若不自墮其國、自亂其學、夫孰得而亡之廢之、不乘此時、亟自反省、甄別學術、其蹈空弄文、略無實益於國計民生者、置之、其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

宜用歷史眼光、就社會變遷上考證之、變通之、其古今咸宜、足以維繫中國、歷久不弊者、保存講明而實行之、其中國本無、或雖有而誤於迷信、湮於無統系、致曠絕難成教科者、則資學異國、效伊治科學方法、增益之、整理之、蓋中學略見根柢、始能收西學之益、西學能得實用、必不厭中學之繁、舍此不圖、而徒羨富懾強、徇時弋譽、務嘗中學、而做西俗、國情不同、既難事事適宜、且恐畫虎不成、適得其弊、否則於中學經史、本無所得、而安陋狃俗、私憂竊歎、嫉視西學、妄爲非議、皆未敢以爲當也、昔者周衰、三代之制將廢、得孔子保存六藝、而綱要略明、宋辱、中國之治將亡、得鄭樵馬端臨纂輯政書、而圖籍不燬、今之事變、更亟於周宋、度四千年文明、四萬萬民衆、必有達者、起而董理、以存中學、而詔將來、自維伏處窮鄉、見聞寡陋、對於學術、向不敢輕易置喙、今亦灌灌強聒、自知不敢生此妄念、而甚盼世有其人、適會學校徵文、蓄憤既久、盡情一吐、謬妄脫略、自知不免、學界不乏博文強識

好古深思之君子、無見晒而曲教之是幸

釋禮記大學首節四句並駁程頤說

辛酉壬申陳作

大學開端、即爲入大學校者、指明求學辦事、皆有極好的一條大路、經中所言先後、兼求學辦事而言、絕對不是專言爲學次第、蓋既爲國學、當然教科完備、指授弘遠、學人入學、即當各就本身、隨時隨事、確知愼擇、選定一條極好路途、實心實意學去、迨學成後、以學辦事、即以事增益所學、一直學到辦到實至倉歸、人人都說極好、方爲行盡此路、不負所學、三在字即由此分、路祇一貫、在無三歧、截然分成三項、指爲綱領、於義未安、經文明言明德於天下、是新民亦明德中事、不得爲綱、一也、就畢業或一物一事言之、學有止時、統論爲學辦事、學無止境、二也、止至善有綱無目、任作何解、不能與明新并列、三也、經文祇言在、言先後、並未特記數目、若洪範九疇、周官六典、亦未明言孰經孰傳孰綱孰目、無端增出、決非經義、反挾以顛倒經文、妄爲補綴、并擅增理字、

強經文以就私說、想見宋人蔽於理障、陷於理窟、識誠說淫、略無忌憚氣象、亦非宋以後程禍大作、四書成、八股出、學人固陋易愚、利祿互誘、不致舉國盲從、竟忘原本、注疏雖粗、尙未敢狂謬至此、自程頤爲學次第邪說出、求學辦事、劃然分成兩截、經文中格物誠意、本文自有正解、亦任其恣意胡說、千年迷罔、此程頤毀經篡聖第一步、馴至國學全亡、外力闖入、然後同歸於盡也、非明揭而顯廢之、國且不國、即國人之欲求國學者、亦多以程頤邪說、爲孔子之學矣、禍烈揚墨、害甚坑灰、豈苛論哉、大學首節、謹遵禮記中未經篡改之本、先釋大意如右、

德得也、說文、內得於己、外得於人、即學人爲學之所得也、所學能知謂之知、能行謂之得、知之而奧窅洞悉謂之明、行之而人我皆得謂之德、德之明效大驗、人人共知、因而著於詩書、成爲學術者、謂之明德、前言往行、及學人自得皆有之、易大畜象象傳中、兩言德字、即此德也、就此明德而加以學、使已得之明德益明、謂之

自明、未知之新知日拓、謂之日新、皆所以明明德也、就此明明德、措諸事而人皆日新、極其量而至於徧物、則爲明明德於天下、故易大畜彖傳言、日新而尙賢、則外能止而內行健、以成大正、大學全篇、祇見一性字、不見一理字、即孟子言性善、亦何嘗言性善即是明德、何來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又能雖昏不息、因發復明之說哉、在明明德之義、謹依古訓詁、及本經後文、易大畜彖象傳、具釋如右、

民氓也、冥也、不能入國學具明德者甚多、論語言民德、不及明字、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民德祇可歸厚、不可使明也、祭法言明民、不及德字、攘攘熙熙、皆爲利來、明民祇可共財、不可言德也、如果明德與生俱來、非由學得、盡人自有、可以共明、則大學可改名大德、新民當云明民德矣、禪僧言自性圓明、見即成佛、姦人偷來說性、已曳孟子飯依惠能、爲作護法、大學以學名篇、明字德字、具有正詁、即兩明字疊見、儘可依學求詁、自有正解、偏遇傳程

頤心法者、慕禪忘學、強將德字作性字解、說成天命之謂明德、人不學自有、亦自知經文本無、牽強過甚、遂以拘蔽誣德、謂昏明可以隨時、以染汙誣民、謂新舊不容並立、氣稟之必拘、舊俗之必汙、亦復從何斷定、路徑迂而又繞、荆棘翦而復生、自此說出、性理成、佛儒混、性出於天、則事天重於孝父母、理具於性、則談性勝於讀詩書、避難趨易、惑智驚愚、益便惰遊、廣傳迷信、僧道巫箕鬼、大開方便之門、孔老佛耶回、皆成宗教之祖、辯不勝辯、歧又有歧、祇有究其禍源、以經證經、力攻改本大學、傳教中庸、正明四書亂經、程頤篡聖之罪而已、本經後文、說到民一方面、祇有興仁讓、同好惡、仍是有國者自明其德以新民、復有皆自明也一語、足證明德本意、不屬民字、何嘗言民皆有明德、故非將明明德釋爲自學得來、非得自天、無責於民、新字無可解也、本經親民、程頤改作新民、以有後文可證、不與立異、新、初也、脩舊也、治擇之名也、時未有不日去舊而即新者、學非日新、不適世用、民非使

新、不適生存、學中新得、祇可謂之得、如果實行效箸、則已成明德、故經文不言新德、至於民、祇有脩舊使新、俾適生存、進言之、亦祇有啓其新知、望其進德、至若積學重明之德、民中如有能明此者、則有國者見賢當舉、以免於慢、不僅以民待之矣、大學是與學人言學、不是與民言德、何來新者革其舊、及使天下之人、皆以明其明德之說哉、在新民之義、僅依古訓詁、及本經後文、具釋如右、

善、美也、好也、此類空評、人人皆可隨意指用、微公意則世多盲從、俟定論則時久情異、不過隨一時勢力習尚爲轉移而已、如持老子正言若反、莊子齊物論之議、則此字適足招謗啓爭、名不可居、字亦不必解矣、即使果有定論、亦須俟物見事彰、共評始定、若物未接、事未辦、便高自期許、已失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義、顯是有心爲善、慕虛名而叢弊竇、甚或流入狂愚、習成虛僞、宋後儒者、標榜聖賢、動輒自命、無乃類是、若更進言至善、則又從善中比

較生出、空論逾高逾刻、徵實逾罕逾難、即本經引證之衛武公、周前王、亦未必德超堯舜、功邁禹湯、爲善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章句亦覺其未安、改從事理中求至善、理事不惡之解、雖見皇侃論語疏、而章句則猶是前注明德天授、補傳卽物窮理之義、堅執性理二字、謂可括盡萬事萬物、此種習尙、純由晉之清談、唐之禪定、易名蹈迹、轉襲而來、看似執簡馭繁、實則舉一廢百、談空長惰、事廢學枵、流弊無窮、亡國弗恤、朱子雖惑於程頤、而勤學則大異於頤、故欲窮天下物理、以釋格致、又欲卽事窮理、以求至善、豈知事理無涯、至善無量、旣不能坐參氣象、禪悟自高、復不能指點鳶魚、情遊自便、頤雍竊笑於九原、王李詰難於易代、其實明字德字、善字物字、如能拋棄性理二字、尋繹大學篇名、本經自說、各有實義、妄增反晦、與其廻顧明德前解、自增理字、何如改從本經下文、於事物中求之、事物無涯、括以修齊治平而有涯、至善無量、準以淇奧烈文而有量、至善旣有邊際可尋、始能擇自善於己、而君

仁臣敬父慈子孝交信、綜以敬止而路明、驗至善於人、而道學自脩、恂慄威儀盛德、證以不忘而論定、是皆力求其實、而非必獵其名、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如必標至善以歆人、則弘峻無極、非盡壓倒他人不可、最易使人生計較、啓辯爭、飾矯誣、肆攀訐、祇有專引本經、稍定界限、取足自圓其說、少滋流弊而已、至善能解、然後可解止字、本經止字、先有二說、曰知止、是未正預言、以端趨嚮、曰敬止、是已正言、以定指歸、止字舊詁、亦有二義、曰處、曰到、鄭注曰猶自處、尙待擇也、章句曰必至、尙未至也、兩注皆不言已止、益見至善必俟物見事彰、待人論定、非如射夫懸的、確有實物、可自以力巧命中、無待人評者、勉其實則學在己、而志學之意必誠、逐其名則權在人、而求善之意必僞、故自學人言之、雖云學當進取、亦須自知自量、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亦須如孟子所答、爲之而已、無先說大話、期於必至、即屬之師友勗勉、亦是於就學之初、要使逐高空之譽、固可激勵尙志、亦足啓導狂愚、故

自此說盛行、至善反覺易止、祇要能作鄙俚語錄、專以空言說性理、便可從祀孔廟、稱聖稱賢、士陋學荒、亡國再見、其效可觀矣、況必至下加而不遷三字、流弊又生、古人最忌自善、善字多從人一面說、故遷善徙善從善擇善、諸說疊見、而守善勿舍、僅見管子、字本空評、時隨事物遷移、易言難證、而無盡量、與仁義節操、指有定名者不同、全在識卓者、隨時隨事、可擇以自處、亦可遷以從人、即就本經引證者觀之、衛武文王、古今共信其已止至善、何未聞堅守明操、傲睨涓壤、而但聞一則毫而好學、一則望道未見、汲汲求善而思遷耶、獨有高語性天、竄改語孟、狂言大讚、如神配天之中庸、於擇善後加固執二字、孔言疾固、孟辯執中、固執是美是惡、自有定論、理學家非倚據中庸、不能攀佛教以傳程教、至今日固陋執狃、傲惰空疏、腐肉僵屍、萬弊皆見、必不容於世界者、印度先之、中國繼之矣、章句深染竊禪言性、說空話、標盛名習氣、矜崇至善、讚以事理當然之極、究竟事理當然、以何爲極、圖窮七

首見、無話可說、而天理人欲之高論出矣、樂記重禮樂、慎情感、故以條理之有節者、屬於天之當然、情欲之無節者、屬於人之自然、原與荀子重禮、故言性惡義近、性之欲也一語、理學家不樂聞、故罕稱樂記、獨天理人欲字樣、大可利用、乃竊其名而反其義、性之初是否兼理欲、抑本無理欲、理之義是否見節制、抑無待節制、余既厭閱語錄、不持空論、今亦無暇深辯、所懼者、舍禮言理、則當然變爲自然、有節翻成無節、誰能絕物、孰反使躬、本義全翻、空談益便、愈夸愈誕、愈奧愈窮、若再挾天誇誠、狂讚無恥、假鬼神以恍惚見聞、羨尊富而妄談禍福、非走入宗教迷信、妖言惑衆不可、中庸造至誠爲教主以創之、程頤造心法爲道統以傳之、樂記天理二字、初攙攘爲理學家之謔言、今且降爲里巷間之詛言矣、即此驚無窮之名、作無節之解、已是誘於禪定簡空、以儒化釋、爲僞儒開滅天理窮人欲之漸、朱子勤學好禮、嫻史能文、雖爲程頤朦蔽至此、在儒者實事求是中、亦自有其立足地、特不知讚美至誠、罄掉

空理諸儒、所窮是何天理、能至極否、果無一毫趨便矜名之人欲否、章句雖殫思選言、爲止字添力量、爲至善作描繪、但仍是以水濟水、以空解空、鄭注豈不知至之爲極、善之爲美、視爲易解、略而不詮、但釋止字爲猶自處、含有求諸己愼所擇二義、以說知止、及文王節六止字、無不適當、想見曹魏以前、傳教之風未熾、弋名之術尙疏、儒者猶能澹忘高名、勉求實是風氣、蓋本節首句、語氣直貫全節、明明德是本身求學、新民是以學辦事、止至善是擇路安身、德字民字、皆可就本句實說、獨末句至善、空評無實、原是總括上兩句、對大學而言、止字即對道字而言、故大學之道、即至善之道、即當止之地、而止字不應作必至不遷解、致變成至善之代名、能得亦變成止至善之代名、而文王節仁敬孝慈信五字上、反似各缺一至字也、故擇從鄭注、仍以釋全節之語說本句曰、學人欲明德新民、在先自處於至善路上、在止於至善之義、僅依古訓詁、研究流弊、依本經後文、略定界說、并選擇舊注、決定從違、具釋如右、

釋禮記大學物有本末五節

壬申孟夏

八條目決非板板平列、如今之學校教科書、非第一課習完、不能習第二課也、且皆隨時隨事、終身由之、無一定畢業年限、故知程頤之爲學次第、乃胡說也、格物致知、專言學識、是學非事、非誠意不能樸實求學、非正心不能平情辦事、修齊治平皆事也、身家國天下皆物也、就格致言、終身可見新物、求新知、原不僅在求學時、惟本經所言格物致知、不過爲將入大學校之預備科、僅具最要常識、至近至易、非若中庸妄言至誠誠者是人、且盡人性、盡物性、知天知人、能變化、若和尚之如來佛、道士之太上老君、西遊記之孫悟空、道院之太乙老祖也、自戰國縱橫說出、儒者此類支空架、撐門面、大言不慙之語甚多、要當如惡惡臭、全行避去、儒術方有實學可言、或可長在世界、不至降同佛道巫卜諸教、悉爲耶蘇教所摧滅耳、當知凡作此等語之書、非是挾善要天、盲從迷信、便是空

談獵譽、自欺欺人、國學之亡、儒術之辱、全壞於此等閒居爲不善之小人儒、故大學於釋學字、及明德新民止至善知本之前、先釋誠意、自物有本末、至此謂知之致也、即釋格物致知也、物便是身家國天下、身便是本、家國天下便是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即備舉有天下國家身之人、其本亂二句、申修身爲本義也、其所厚者薄三句、復就末中分出厚薄、以明先後、一涉顛倒、則齊治均平、皆不可得、皆末也、皆物也、即繼以此謂知本二句、以見既知修身爲本、自非誠意求學、以期心正身修、則齊均平、皆無可言、經文明顯若此、乃偏妄移經文、擅注明德爲本、此皆惑於程頤爲學次第邪說、強補釋格致一章、於格物致知之間、又添出窮理一條目來、考古訓詁、理字祇作條理治理解、自唐高宗諱治、凡書中治字、皆代以理字、理字始增出許多廣義的解釋、程頤若不乘此機會、移改大學、添入唐以後誤解之理字、不能強以大學配中庸、湊成四書、以售其說性談天、改經纂聖伎倆、似此亡學亡國之罪魁、烏得不指爲異

端、舉其說而廓清之哉、

專言爲學、不外格物以求實是、致知以擴常識、正惟不認修身爲物之本、反以明德爲道之本、本字始離開物字、走入性理空談、故中國學術、自北宋以來、祇有性理辭章兩派、而奉程頤蘇軾爲師、北宋一朝學人、除爭性理鬪口舌以分黨、弄筆墨峻是非以弋名外、國事無一人能辦、並無一人肯辦、名儒名臣名士日多、而學日荒、士日陋、民日瘁、俗日偷、國乃一亡再亡、至今禍猶不息、皆抹殺修身爲本、而代以明德、且釋以天之正理、務使談心說性、纂聖誣天、貽誤之也、如以身爲物本、自當本身接物、即物拓知、預儲修齊治平之學、以辦家國天下之事、自求學方面言之、當先就身家近處、隨格隨致、萬不可離物言知、方能切實、故經文不言欲致知先格物、而曰致知在格物、自得學方面言之、則格物益繁、常識益擴、確是即物增知、故經文仍曰物格而後知致、兩句遞接而下、可見作大學者、洞明學識、確爲實事求是之人、而非離開物事、空說性天

之人、所能妄改妄注、王守仁生當四書八股最盛之時、本不悅學、又陷溺於理學最深、反託孟子良知之說、增字解經、然則可改經文爲致知在捍欲、欲捍而後知致、不必用格物兩字、使人猜謎矣、說空話視朱子尤甚、當別具駁議於後、總之、據物有本末、及修身爲本兩句、經文已明釋物字、無庸改補、必欲就宋後三派選擇補注、惟顏李派不遺物事、雖亦牽強、而謬誤尙少、

中庸駁議

辛仲酉夏

庸用也、論語言中庸、即中用也、德即皋陶謨之九德也、九德各含一中字義、人非有九德中之一德、不足效用於世、有天下者、若能備用九德之人、則能知人、能安民、撫辰凝績、天下太平矣、堯曰允執其中、亦教舜以用人也、春秋世亂禮失、民德已漓、故孔子致慨德至民鮮、中用者少、專爲人材消乏、國家難於用人而言、用常二字、皆庸字故訓、而漢以來說中庸者、皆舍用詰常、則中庸一書誤之也、刪去之爲德三字、加一能字、使用人本義、頓變自脩、中字無實、庸字無箸、始可任意胡說、試問中庸是何寶物、而平均莫比、廉烈不如、從此九德退席、張禹胡廣輩得意、而程頤之傳授心法橫行矣、書中除夫孝者善繼人之志二句、貫徹生死、一部孝經、無此精湛、及吾說夏禮、至不信民弗從三節、確爲孔子修春秋通三統之微言、此外多屬宗教迷信、妄語臆說、大言讚美、直不知天地

何形、羞恥何事、易繫辭言陰陽爲道、繼道者善、成善者性、中庸置道於性後、先加天命、後加教字、遂全爲宗教家言、是與易悟、尙書言敬敷五教、孟子言教以人倫、中庸以五倫爲五達道、別出脩道之謂教、而教乃不可勝詰、是與書悟、大雅言無聲無臭、明言上天不可捉摹、無從虞防、永命者當儀型文王、中庸截去下文、讚爲至矣、遂成萬法皆空、渾沌世界、是與詩悟、改論語困而學之爲困而知之、改孟子思誠者爲誠之者、一經竄易、本義全失、即繼以誠者不思而得、反駁孟子、豈知孟子書中、誠者指天之寒暑旱澇言、思誠者指人之善用思者言、決非以此爲之人造詣品格、自經中庸鈔改、又造出至誠誠者兩箇怪物來、神奇變化、萬能配天、視西遊記之孫悟空、封神榜之元始天尊、且尤過之、觀之令人欲嘔。孔子之道、異於佛老、戒惰除貪、未有一事不爲、而矜坐獲者、不思而得、決非眞得、不勉而中、是謂倖中、中庸此類語甚多、嘗仿其語以箴之曰、作中庸者、必好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然必能不食而飽

、不衣而煖、否則其人必不父而生、不母而孕者也、非造反不能大孝、非盛服不能脩身、賤儒生自縊縶、長希富貴、能謔能驕、肺肝如見、言語之間、不覺真臟發露矣，至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使羣經釋中字者、有一語近此、猶可勉爲附會、無如自古迄今、除中庸外、從無此說、試問青黃赤黑之未施、謂之何色、甘辛酸鹹之未調、謂之何味、宮徵商羽之未奏、謂之何聲、若云、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本來面目、則和尚參禪可、儒者說經不可、且名曰未發、何以便爲天下之大本、現尙未發、何以致之、便能天地位萬物育、雖小夫人以兩乳餉千兒、阿育王一夕造八萬四千塔、無此神速奇怪、朱子竭力解釋、終難自圓其說、孔子可謂能致中和者矣、未見在日、天地如何位、萬物如何育、可見是本說中鑿語、惑衆妖言、恍惚見聞、張皇戒懼、顛倒見顯、攻揭隱微、說愼獨既不如大學詳明、說中和竟顯與周官牴牾、本爲傳中庸教而發、不可解、不能解、亦不必解者也、宋以後四書出、明以來八股行、國學全亡、

妖言徧誦、遂養成肫肫淵淵、刀刺不傷、火焚不熟之中國、而感應篇、覺世經、及一切神話鬼筮、妖巫邪教、無不援引中庸、恃爲窟穴、惑民煽亂、大倡巫風、至今猶挾以便惰遊、拒科學、則此書之誣巖國學、遺禍萬世、可以鑑矣、今即不便燔燬禁止、亦宜返中庸大學於禮記、使論語孟子各自單行、復唐以前諸經之舊、永遠廢除四書名目、無使程頤篡聖伎倆、長此得逞、再見宋明亡國之禍、則幸矣甚、然要不必執載華嶽而不重、書同文二語、指爲僞作也、

與李子善論大學書

壬申孟夏

大學乃以學辦事之書、非專言學之書、故經文先言物與事、後復有養子後嫁之喻、自漢以前、亦無不能接物辦事、而惟以說性談文爲學者、曹操父子出、中國始以文字爲學、程頤黨徒出、中國始以性理爲學、純入空談、毫無實用、學之枵膺、事之壞廢、皆程頤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一語誤之也、不惟顯悖經文、并使本末始終、皆無實際、經文明言脩身爲本、朱注改作明德爲本、以致離物言本、物有本末物字、不知何解、如云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則脩身退居明德之末、格物反爲明德之本、本乃不可勝窮、物乃不可勝格、於是不得不補格致一章、即物窮理之說出、勢非學程頤端坐如塑、參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即如王守仁格庭前竹子、此等惡僧入定醜狀、試問何年澈悟、且與欲誠意先致知何涉、忘卻身原是物、本即是身、下文此謂知本兩句、自不能解、乃不就經文尋繹、輒效程頤

更爲改易、豈知知本、即是知身爲萬物之本、身不脩則家國天下皆不能治、知薄待身家者、必不能愛國憂天下、下句知之致知字、即總指知止知先後知本而言、求學辦事、皆須先知此三者、否則既無目的、又無次序、學何從求、事何由辦、格物致知、若就廣義言之、問學終身、敢云能盡、若就學人初步言之、則定歸宿、審次序、重根本、求學常識、所應知者已具、即將來辦事之知、亦以此爲急、故此謂知本兩句、緊承上文、通行結束、絕無錯簡缺文、不容移補、沿誦千餘年、初無異議、天喪斯文、乃生程頤、改經誣學、襲佛談空、從此中國學術、祇有兩途、非腐疏傲惰、性理名儒、即酒色詩文、風流名士、此外無所謂學、并無所謂事、至於脩齊治平、無一人能辦、亦無一人肯辦、祇有任遊牧賤種蹂躪之、待科學新強翦滅之而已、是以四書出而國再亡、八股行而學盡廢、可憐兒童初入學、即授以逞臆亂改、絕非原本之大學、無恥胡吹、牴牾羣經之中庸、開口便是子程子、公然篡易孔聖人、平生惡之、以爲害甚於

楊墨佛老、禍烈於洪水猛獸、非還大學中庸於禮記中、使論語孟子各自爲經、則中國經學、決不能復、即復亦祇程頤亡國之學、而非孔子雅言之學、試就大學原本解之、物即是身家國天下、事即是脩齊治平、正情即是正心、善用情即是齊家、推家教即是治國、至國與天下、事雖繁頤、然莫重於用人理財兩事、仍須注重正心脩身、慎好惡以成絜矩、但非盡埽說性談文舊習、則閒居格意、必不能誠、心錮言枵、必不能正、更何論於物事、故大學於知本知致後、即言凡入學者、當先誠意、立意爲積學廣知、接物辦事而求學、非爲獵名弋位、自欺欺人而求學、故說誠意者、不可脫離學字、空言誠字、固是凡事皆當誠意、然惡自欺如惡惡臭、好實學如好好色、誠中形外、能得潤身、專爲初入大學者作誥誡、尤與前後文一貫也、惟誠意求學、始可與之言學、故即引淇奧以證學、引烈文以證至善、復引書及盤銘周詩、遞釋明德新民、指實至善、又引孔子之言、以見得懣畏志、正己正人、仍是正心中事、再言知本、以修身結住

求學、此下誓言整身接物、爲國家天下辦事、非專爲入學者言矣、本此以講大學、乃覺覺字字可解、語語著實、文義顯明、略無紊缺、與中庸之鈔竄羣經、妄逞夸說者不同、此豈程頤妄人、挾陋見私說、所能改者、後來非議之者、亦不乏人、徒以八股擁護、竟致永廢古本、羣相誦習、幾若真孔子言之、而曾子述之者、無稽之言勿聽、何宋以後盲從者之多耶、程頤身道少正卯之誅、死後邪說橫行、猶足敗壞國學、蔽溺人才、宋初佛說猶盛、故程頤竊惠能心印之技、集四書、創道統以惑人、清季西法將行、故康有爲竊路得改教之方、僞古經、倡改制以聳衆、兩人操術不同、而乘機蔑古、篡聖自雄、居心險劣、無一不同、至今每況愈下、篡孔變爲毀孔、僞經變爲廢經、而經史全亡、禮俗盡革、并回族亦不如矣、蓄憤已久、有觸亦發、就質先生、無疑過激爲幸、

再與李子善論界說書

壬申孟夏

界說二字、本中國學術上一大缺點、且務以漫無界說、包括一切者爲美、道德仁義智聖中和諸字、皆絕無範圍界限、即善惡是非、亦可任意顛倒、性情理欲、亦可信口指說、幸古代相傳之訓誥未亡、猶可藉羣經古史、參互考證、排去後起附說、略識本意、而作中庸者、又首先亂之、天命之謂性三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試問除本書外、秦以前羣經諸子、更有如此解性道教中四字者否、故中庸一書、已屬亂名改作、爲王制所必殺者、而程頤復假之以纂孔改經、於是無事不以性說之、以理概之、性學、定理、心法、道統、種種臆造之新名辭出、無實義、無界說之莠言、叢出不窮、實是人材、因之盡亡、而學亡國亡、積禍已顯、明人因之以創八股、士人又羣誦而競效之、長此紛呶、中國人將一事不辦、萬劫不復矣、故鄙意所亟、先將道德中庸四字正詁、據尙書論語、及相傳共信之古

史事、一一證明、再舉論語中庸之爲德一章、孟子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一章、講明中庸及誠者至誠、絕不與禮記內之中庸、所解相同、以正作中庸篇者、私改孔孟之言、務使恍惚夸誕、倡迷信、傳宗教、大利後世僧道巫卜之罪、然後再舉程頤邪說、悉摧陷廓清之、或者中國經學可以有功、實學可望發明、即西學亦可知所審擇、師長舍短、不至既無多才厚賞、又不悉合內情、仍沿中庸及宋明惡習、徒以空論大言、召號宣傳、破壞四千年經史禮俗、悉力則倣外人、惟恐不肖、即所以存中國也、程頤誣學亡國之罪、莫大於龔佛參禪、阿比中庸、至於大學、度不爲其所用、則悍然改之、四書出而羣經退席、程說獨尊、中國亦一再滅亡矣、至朱子章句集註、雖多錯誤、然生於程頤死後、將近百年、亡學亡國、習俗早成、純爲沿誤、然勤讀博學、好禮力行、迴與程頤之學和尚、仗中庸、說空理而廢讀書者不同、所著小學、足以教育青年、家禮、足以維持風俗、實學實事、所當遵從而倡導者良多、如果程頤邪說、盡行摧廓、則

南宋後之儒書、可以爲說經脩身之助者、亦正不少、初非欲之盡廢也、

古史啓信錄序 壬申初春

習俗壓制、甚於專橫、自清末屢敗於外、康聖人應運投機、維新誣古、風氣大開、積三十餘年、造成今日習俗、孔子因程頤康聖、兩次篡誣、已成矢的、經書以家法道統、雙方撓亂、孰理塵封、罪狀早宣、信仰全失、無庸再攻之偽之矣、獨古史斷自唐虞、猶沿孔子折衷舊說、正史始於黃帝、仍信馬遷論次擇言、若不并此等舊俗、悉數推翻、何以成維新不朽之功、創惟我獨尊之學、於是學術界蒐儒時彥、憑藉新時勢惹不得的權威、擴張康有爲未敢言之論調、啓疑定讞、挾見爲評、舉典謨貢誓、盡判偽書、指堯舜禹稷、皆爲虛構、儕經史於淫辭小說、引據便是盲從、降虞夏爲黑鬼紅番、辯護即非自覺、盡鑿史證、永斷信根、將來國若幸存、化且益進、再閱數年、更有新聖人出、根據打破一元觀念、謂漢族原爲常被征服的雜種、根據打破統一觀念、謂中國本是不成國家的土司、純屬迷信

巫風、絕無黃金時代、幸賴維新諸公、層累打破、始能悉掃舊染汙俗、降服歐化而為國家、盡摧偽古聖賢、推演西說而成學術、今已舊史盡偽、覽讀無人 兼值科學獨操、考證任我、自當依據辨偽根本觀念、建設新信史、將中國說成雜種土司巫風糞土、抑或等物不同、不至如此、惟根常惟我選擇、不至說到翻面去、然後辨偽方法、功效告成、剝皮主義、連根都盡矣、此等假定、確有實徵、純由領受（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之見解、試驗今日時勢進化的變遷、重看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觀察將來古史全亡的究竟、聲嘶淚盡、始發此言、影響所及、心誠學絕、國滅史亡、不忍言矣、我以一六十里儒、荒學無友、何敢故抗習俗、疑問時賢、惟我亦非無歷史性者、平日讀史、疑信叢生、屢有自覺、然終不敢悉捐信字、獨信懷疑、任擇證言、專證書偽、間亦似有領會、究以學未充、識未確、祇可以口說究詢、未敢以筆墨佈露、自見辨偽大著、始知不必多見故書、便有疑古的可能、不必潛心往籍、便有疑古的資格、古書對於乘時憑勢的學問界、已全不足

作指導、爲準繩、儘可依仗時勢、自定眼光、合我者認爲材料、任分正副、礙我者指爲僞作、恣說變遷、不覺喜其隨心、師其大膽、舉古經史爲歷代共信、或我所堅信、及考信未能假設待證者、一一辯證釋疑、考使可信、亦知挾孤說、抗時趨、時勢是決不能、無望宣佈、權威是惹不得、且恐貽災、然持較辨僞者、從傳說上觀、同一代遠難稽、假設系統、從史料上觀、同一選材任我、各有眼光、爰錄存之、或有愛國嗜學之人、肯賜披覽、便知此種主張、對於古史、是存證、非翻案、對於古人、是起信、非否認、對於習俗、是去甚、非推翻、對於人心、是維繫、非動搖、對於己身、是求學、非獵譽、對於擇術、是函人、非矢人耳、至對於專以僞古稱歷史家者、當然精神上不能一致、無可奈何、尙冀覽者、諒舊腦筋與新潮流異派、知開倒車與呼順風殊途、評判是非、決定改正、則感激終身、死且不朽矣、

擬目 詰疑第一 起信第二 雜評第三 附說第四

詰疑第一

編著古史辨者、此下知稱原書其性與考據近、其學從目錄入、在歷史中、

僅屬藝文志一名經籍志、近稱學術史、一類、此外紀傳表志、均少研究、視明末顧

王夫、清代錢大王鳴趙翼洪亮諸家、操術迥殊、非真能養成歷史性者

也、清初考據之學、本因宋明失學亡國、激成反動、末葉由精審而

入瑣碎、由好辨而入詭奇、假西漢讖緯妖言、誣孔子託古改制、廖

平僅挾說弋名、康梁遂生心害政、搆覺宮闕、流毒寰瀛、政變學荒

、卒墟清社、始禍不具論、所惜自此、士習囂而國亂、外化盛而學

亡、今試問教科書他國文外、能讀古史者有幾、能讀古史辨者又有

幾、何真何偽、同入坑灰、敢斷言矣、著者生當燬中從外之時、長

染蟻古驚新之俗、師承辟彆、辭習詭淫、原是應時勢的英雄、獨怪

原書附載古今偽書攷跋、議平言雅、足見著者、雖云性耽辨偽、初

亦好惡同人、自偽經奉教、

孔子改制考、著者亦議其非、劉歆偽造古文各經、又復有何確據、胡適疑者、略不致疑耶、

宣稱從

師、文類所學而成、文法自可不講、而白話決不能成文、自此風盛行、插科打諢、優雜子女、囊書、語更、亦復、中國語言將亡、何況文學、其實和尙書露的語錄、蒙古皇帝的聖旨、都是白話、時過何人解得、縱、驚、性、而、濬、深、文、變、雅、言、而、從、俚、質、時、趨、是、逐、我、見、益、堅、本、自、輕、蔑、前、人、遂、致、囚、奴、古、史、銀、鍊、周、內、如、酷、吏、之、鞠、囚、芟、夷、蘊、崇、若、農、夫、之、去、草、前、徒、知、必、亡、國、乘、殪、殷、兵、至、倒、戈、攻、殷、矢、人、恐、不、傷、人、因、蔽、日、雲、多、彎、弓、射、日、際、茲、滄、海、橫、流、羣、書、東、閣、幸、得、好、學、稽、古、之、士、而、蔽、陷、又、若、此、固、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然、益、信、非、謹、厚、閑、家、淵、涵、儲、學、有、佳、子、弟、難、望、達、材、非、端、嚴、絕、俗、平、恕、存、心、在、學、問、中、亦、莫、能、擇、術、也、

何事不藉說以傳、何說能確符於事、必先懷一疑心、挾一僞見、則事已過時、說多失實、無用史矣、如謂代遠事湮、傳說雖不盡實、尙須覽讀、以資研究、則除寓言神話、小說鼓辭、及僞書攷跋、所指三四五六項外、立說者本意、固在紀實汰僞、非專欲造僞惑人、固可信也、況史事多采自傳說、史非個人日記簿、護身起居住、尙書、除典讀、外、容或記自當時、餘皆後代、後數十年、或百餘年、二百餘年所纂、史記所載、後人方資以考古、固不容堅執爲信、亦豈易捨是他、寬邇至二千年上矣、

徵、即令果得證物、微論物之真贋、尙須藉史證明、即令信物疑史、亦是得物考確、再據物以考史、方可證真斥僞、若物未得、證未確、先舉向來共信、恃以證古之正史而僞之、自謂識精證夥、實已全入破壞、絕不容據古史以考信者、發一言矣、故先爲讀史者立一義曰、凡正史、難盡信、亦決不盡僞、視作史者之才學識耳、如宋史舊元史、燕雜冗漏、一覽便知可信者少、宋史別道學於儒林、元史進蒙古於中國、影響於後來者甚鉅、至其記載失實、抑揚任情、清人多議之矣、如史記三國志、謹嚴雅馴、略讀便知可信者多、史記載秦亦略有成見、而可信者最多、過此以前則不然、然觀五帝紀末、太史公曰、知擇之最慎、所法之僞說多矣、三國志扶擇亦然、試取裴注、及晉書景帝紀比對、自知其取捨、非後來史官所能及、然如譙周傳之諛美、亦蓋眞僞是歷史本身價值、自有公評、信疑是讀者各人識解、決不敢信也、易涉成見、是以從來治歷史者、多就紀傳中、考求治亂存亡之故、以作鑑觀、就表志中、研索掌故興廢之因、以求科學、夫豈不知史書不可盡信、然除言不雅馴、灼知其僞者外、闕疑居多、從未敢以一方主張、三五人見解、遽決眞僞者；初非束縛難脫、豈皆愚誣受薰、不過膽不大、見不偏、無意求新、不專辨僞、慎言之耳、

然則傳說僞者、可不辨乎、曰、烏乎可、真僞不明、成何事實、況我國沿晉唐宋明積習、驚玄禪、談心性、以曖昧拘督爲醇儒、以遊惰風流爲名士、攷據性理辭章之外、未闢學途、金石書畫刻繡之餘、別無藝術、正宜甄別學科、力求實是、養成特識、啓發新知、遠聞泰西、以善發明實用物質科學、驟致富強、日見進步、傳至我國、洵足一掃晉以後逞臆索空之談、藉證周以前明德開國之略、自著德別、維新建學、亟盼此才、古代科學、且資考證、惟此種科學、非共釋一篇戒詖辭軼志、稍戢瑣爭羣噪之風、漸消人禍天災、養成力厚資雄之國、問學者既鑽研無暇、成學者亦試驗無從、是以維新至今、三十餘年、科學之收效無聞、而國學已矣、幸遇一二好學之士、讀書稽古、從事討論、禱祝欣幸之不暇、何忍意見各歧、辨爭瑣議、惟是起信懷疑、精神不一、徵事察說、方法不同、無可強從、不容商榷、強自努力、錄成篇帙、亦冀并存兩說、俟今後學者評之而已、既認傳說爲真僞雜糅、不可不辨、則考信決疑、以爲辨論時、將用

何法、始少危險、自當則效時賢論調、決不奉某書爲顛撲不破的寶典、并不指某書爲沒有疑問的僞作、全以自己眼光與知識爲衡、列舉三法、各附評論如下、

(一)學、此字範圍自寬、不專指說文一書而言、惟不敢耳食科學、憑自己膽性立假設、仍是識出於學舊說而已、疑字本由學而生、非所學有得、不能自判信疑、非所學已成、難云確定眞僞、若所學未至自信共信、確有把握時、便先假定眞僞、執見尋證、實不解與原書所言成見何別、學人虛心求證、最忌堅執成見、是以考信闕疑、爲學人原則、至於證眞辨僞、乃學成後事、能者自不乏人、然就所知者言之、劉子元、鄭漁仲、不過著作中有惑經辨妄、非專恃此、崔東壁意存考信、亦不專在辨僞一面、其專辨僞書、而證確論定、無能辨護者、閻潛邱而外、尙未見第二人也、

(二)識、常識且非學不得、何況特識、學人積學養識、一涉性驚

膽粗、便易走入亡識一路、儻再獲新奇而一得自矜、便是意見、怙時勢而屢窮益遁、便是成見、執此兩見爲識、挾以論古、影響於自身及人心者、危險不可勝言矣、故其論學、則陋闕疑而縱懷疑、疏考信而聚共信、其治史、則略事迹而重傳說、忽鑑觀而務攻擊、以疑引疑、疑終不解、藉證燬證、證且無存、折衷已無本根、學將益紊、論定須俟古物、史且全亡、況乎僞史僅及於上世、不過改變名目之僞經、成就祇希望當時、仍是擴大範圍之滅古者哉、

至於此、誠不知其何所爲也。

燬證滅迹、仇釋裁誣則有之、不圖見諸學人、僞史飾說、強鄰據地則有之、不圖見諸本國、康梁僞經之禍、一

(三)證、證字包有論證物證在內、取證全憑學識、非憑膽性成見、證之有無、各視時代遠近、太古事滅說存、僞多證絕、即令得有古物、亦或廣多眞少、尙須藉最先共信之傳說、爲之證實、況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古墓亦多不可信者、未必如埃及然、確有古塔、可供發掘、所恃以爲證者、祇有燼餘不定之傳說

、固是多僞少真、然虞夏書四篇、典謨首言稽古、已自明是傳說、初非專務欺人、從來見此傳說者、無不據以證古、汰去許多不定之傳說、以歸雅馴、即從來以正說惑經考信僞經自命者、亦從未致疑於此、及覽原書自序五十二頁、開口便說典謨是向來不信的、以爲必有確據、始發此言、再四就原書中尋覓、始知主張是康聖人改制考的明示、方法是胡教習水滸序的暗示、造成系統、是先立主張、專爲僞古假設的、引來證據、是搜集料子、專爲假設辨護的、原書自以爲用科學方法、建設基礎、方法適用與否、且俟後論、惟覺此等用法、不就史中記載觀事、而就編者時代觀史、則除日記簿起居注外、罕有記自當時者、編者睽其記實本意、讀者先以不信居心、豈獨上古爲然、歷史徑可全廢、況又識高於頂、膽大如天、假設古史系統、建立僞古科學、主張已定、證據任擇、凡所引皆是料子、已先失作證資格、凡所證皆隨主張、又何必因證修改、乘時憑勢、順

風而呼、所恃殊不在證、證字是虛懷無我、異同兼采、持以自證者、不是我見先定、取捨隨心、舞以禦人者、故我於原書所引若干證據、處處不免懷疑、條條皆思反詰、決不敢胡亂承認、爲可信之證據、主張先不能一致、諍友決不敢當、亦不樂受、或因對於原書主張方法、敢用自力研究、并挾矛刺盾、舉懷疑者疑之、辨僞者辨之、目爲大膽、略許同情、亦自較盲從之信徒、高出若干倍耳、

更有一絕、對不可抗之勢力、則外說是已、原書無論何方、一引外說、對方除再引他說商榷外、無敢以己意古義作辨論者、中國倫紀法政、禮俗人形、久經耗歎摧敗、靡能自立、師資在目、敢不輸誠、觀原書第二冊末、王師韞譯美國人作、史學家研究中國古史的成績一篇、外人對於新文化運動、一聞中國拆坍古帝政治、孔子理論、縮短歷史年齡、打破同種觀念、種種工作、是何等歡迎、作何種預備、此說盛行、中國文化之被征服、其中心點已全告陷落、從此

中國經僞史誣、子僻集靡、凡黃紙綫裝書、合意者僅許爲史料、忤意者即斥爲僞作、不惟全失指導資格、亦且無有存在必要、將來新史編成、人人共讀、咸知我國三千年前、本爲雜種土司、既不成族、亦不成國、秦皇統一、甫五百年、即有五胡、索虜、鮮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滿洲、更仆迭起、裂其疆域、滅其國家、常被征服、絕無文化、滅絕何惜、存在不能、黑鬼紅番、同歸燬盡、屢敗之國、分應至此、所可惜者、藏書留蠹、腐木生蟲、此議創自本國自命史學家耳、

此書僅成數頁、近以編纂山東歷代郡縣圖考之故、暫輟筆矣、自知年過六旬、來日苦短、此書恐不能成、然存學存史、以俟後來之心、雖死不忘、故先鈔出存之、全國有績學尊史、不假外力、以劇中美西者乎、不敢信其有、不忍言其無、更不能不切望當代之偉人碩彥、慎導青年學子矣、

癸酉仲春望後
五日李權璋識

濟寧直隸州志擬彙序三篇

辛酉仲秋至壬戌初夏成志彙三類後輟役以圖籍不具無能續擬

疆域志序

舊題方輿所鑿太廣故以疆域易之

無端劃山川原陸、使疆分界絕、不相聯屬、而成一郡縣區域、果孰為爲之乎、無端取已定之郡縣、遷移之、併省之、又成一新區域、使古今復不相聯屬、又孰令致之乎、既已有此疆土、殖此人民、確定四封、縣歷千載、於是有疆域焉、有沿革焉、小之戶口盈虛、地方興替、大之國家治亂、人民安危、莫不有相關之故、亦莫不有致此之由、文獻可徵、圖籍未喪、凡生斯土者、皆當周知共論、以究其變遷、明其利弊、各盡食毛踐土之當然、而自縣舊德先疇於無既也、古聖王體國經野、度地居民、非徒欲樹藩屏、便控制、徵租賦、供徭役也、分州必距山川、相宅必度原隰、自具一天下形勢於胸中、而區劃則惟民是利、爲之井里以聯之、爲之經界以正之、辨其

民俗物宜、而教以養生、籍其土地甲兵、而相與爲守、是以人民賴土地以謀生聚、土地藉人民以獻菁華、兩者膠固而不可解、而苞桑之象成焉、觀於周秦之際、王澤已竭、而拔一城、破一邑、猶須多歷時日、豈若宋明末季、敵騎深入、巖疆千里、涇旬淪陷、而莫與守禦也、蓋古之疆域、自比閭族黨聯合而成、其本在民、後之疆域、自省府州縣層累而下、其便在官、漢制郡縣、猶爲近古、故其時守令、猶得行志安民、發兵捕盜、且歲出其資力、供給中央、自邊郡防胡而外、無藉中央之援助也、一壞於劉石之亂、而州郡地析、守令職輕、再壞於金元之亂、而層級官多、地方制紊、自是以後、地方無割據之力、而反不忌割據之形、劃全國爲十數行省、務使犬牙錯入、以便防制、山河互裂、如明之劃淮北以隸江、爲建都南京、便於控制中原也、清之強徐碭以附蘇常、爲建都北京、便於轉輸漕運也、何嘗有絲毫計民便利之心、遂使泗水下游、劃分兩省、利害不謀、聽其變遷、而山東南部水道、邑居星分、周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後世不然、有一縣裂爲數段者、有一村莊分屬二縣以上者、僑寄零星、幾於隨處皆有、雖欲釐正、亦不易言、是非故欲妨害人民、不過任其華離、無人注意於此、沿之既久、地界不視民居之宜、民居反因地界而裂、遂難更正耳、將來亦不知作何究竟也、

人民亦視爲當然、莫求其故、大率謂土地爲非民所有、而鄉土之愛
 日薄、又自隋唐鄉職、宋禁占留、明并條編、清攤丁稅、當時容因
 矯弊便政而然、然而上有綜覈、下無計算、故實旋湮於無聞、桑孔
 反得以藉口、於是民治久絕於下、民力悉輸於上、稅則并雜於正、
 而雜再加、徭則合丁於糧、而丁再役、有田者累、無田者貧、岌岌
 并耕鑿不能自安、更何暇問及鄉土、遂致版籍掌之吏胥、封畛漫無
 標識、山童水壅、城陋野荒、邑居凋殘、津途廢壞、明儒通觀古今
 、憑弔滄桑、致有北方土荒人荒之歎、見顧炎武日知錄哀哉、人不知地、則
 不足爲地主、地不依人、則必將別有所主、中國耗斲、四夷交侵、
 甚或裂其幅員、滅其國家、亂其部居、變其禮俗、幾使五帝三王以
 來、畫井分州、耕稼之地、一變而爲彎弓躍馬、遊牧之場、元太祖時
別迭等
議蓋殺中原漢人、墟其地作牧場、爲
耶律楚材諫止、事見元史耶律楚材傳、而蚩蚩者流、久假忘返、方且謳歌異族
 、摹效疆鄰、以待亡國屢見、而莫肯爲桑土綢繆計也、夫我陵我阿
 、岐陽啓土之謨也、爾宅爾田、洛邑安民之效也、我之先王先民、

烈山澤、闢荆棘、以有此土、固善以疆理天下、傳之後世者、即今之耕夫饁婦、蠢如牛馬、然其勤苦樸馴、猶勝他業、固非祇能荷戈、不能荷鋤者比也、疆土一日不陸沈、人民一日不離散、則轉移整理、其責在人、況濟寧自建州以來、河患寇烽、屢經俶擾、而城郭猶是、人民族居、此皆從前邦人父老、折節敬鄉、毀家紓難、幾經艱鉅、貽有今日、征歛雖亟、農商猶得保其田廬、淳樸雖漓、^此跡不容於鄉里、固可與去害救敝、以謀小康者也、所惜舊志成書已久、不悉合今日情勢、且於志地一門、拘守舊例、未盡明備、不能徵古信今、講求利弊耳、利弊萬端、又豈一時一人所能殫述、而要當使生斯土者、先瞭然於本境大槩、及其歷代變遷、逐漸研究、始有端緒、茲之所志、詎敢云備、惟殫智力所能知者、咸具於是、而猶恐地方制度、其良否爲治亂攸關、國家安危、其存亡亦郡縣莫外、兩者浩博繁賾、志中不能詳也、因撮舉大意、以冠簡端、且以勵邦人父兄、共爲此舉云爾、分子目六、曰疆域、曰城鄉、曰象緯、

曰沿革、曰封建、曰古迹、編次先後、與舊不同、有所見及、亦各
附注於子目下、

山川志序

鄭樵志地理、以水為主、非徒爲其千古易不也、正惟或易、而經界變更、地方興廢、皆可於是徵焉、邃古之世、洪水西來、泰山東峙、界燕吳近海之地、爲兩大平原、河漯北流、淮汝南注、濟處其中、正當泰山之脈、依山阻水、隨地瀦爲滎澤今河南滎澤縣、圃田今河南中牟縣、孟諸自今河南商邱縣、雷夏今濮北至城武縣西南、荷澤今定陶縣、大野今鉅野縣諸藪浸、大野之東、亢父障之、又使分流南北爲荷濟、以向淮海、而汝泗兩水、乃得不爲洪水所遏、循山西流、各分南北、以會荷濟、濟洗又溝合其間、州境處其正中、當東西水道之交衝、作南北津途之縮馭、山川奇特、全國所無、類此者、唯潼關之間、爲河渭涇洛之所交會、然亦合而東下、不復分流、從未有東西之水相向流、至距離百餘里、又各南北分流甚遠、始合爲一、而各注一方、如鉅野汝上濟靈魚台之間者

厥後鉅野澤徙在元初、會通河成在明初、遂使東南之名縣通津、淪爲湖泊、謂湖澤高阜、唐以前南北孔道、蓋出於此、不經鄆滕也、惟兩縣當南北朝時、已頻經兵燹、漸作邱墟、湖澤有於元魏、高平移於高齊、則又割據戰爭使然、不盡由於水患矣西北之叢山大澤、變爲邑居、請嘉試詳究其變遷之迹、可於地方利弊、

識太要矣、中庸言山水、以爲寶藏貨財所自出、州境具此形勝、顧
 不獲其利而蒙其害、此非山川負人、人自不善用山川耳、志書者、
 條列山川、俾人周知易喻者也、州屬四邑、沿革究各地之變遷、不
 可合者也、而舊志合之、山川綜一州之形勢、不可分者也、而舊制
 分之、紛糅錯雜、使人不易尋其要領、不揣譴陋、竊易前規、既表
 沿革、使各還其舊、復於山川、列其脈絡、明其源委、正其名稱、
 詳其變遷、而總以聯合魚臺、謀導壅水爲亟、山川能說、古人列之
 九能、末學寡諳、敢遽語此、徒以桑梓所關、釣遊所及、身受目覩
 之悲、滄海桑田之感、惻惻於中、有不容緘默苟安、鈔撮成志、取
 容一時、以避諱謗者、亦冀邦人父老、覽而采之、以祛其害而徐圖
 其利、庶幾不虛此舉云爾、分子目四、曰山阜、邱陵、曰河渠、曰湖
 泊、曰井泉、舊制尙有橋梁、以與利弊無大關係、移之建置志中、

建置志序

地方行政、何一不本之國家法令、然其施行細目、因地隨俗、法令不能具詳、國史不能悉載、禮失求野、容當藉方志傳也、古者地方殷實、民治周詳、鄴鄙有區、鄉亭有職、非好爲瑣屑也、有是政不能泯是制也、晉隋積亂、民治全荒、人民散無友紀、舍自營無圖謀、官吏多置監司、舍奉上無職業、即官民之交接、亦祇催科聽訟、足爲要政、一長官、督二三幕友、數十吏役足理之、不惟可無藉僚屬、并不宜公之人民、其他綜覈里籍、塗飾教養、虛文徒具、本意浸亡、如清河渠當以水利爲先、而轉漕次之、稽戶口當以安民爲先、而徵丁次之、任何政治皆視本意爲轉移、爲民計則日見痼瘵、爲上計則終歸陵削、而損下益上之風、自漢已然、於今爲烈、其收效則民治全荒、國亦一再淪亡矣、哀哉故自隋唐以後、鄉職廢、簿尉閒、非故爲簡略也、無是政不必設是官也、當其政之備也、春秋以一國二百餘年之史書、足存三代王政、及其荒也、記政之書累牘、而求能具因革、究利弊、切於人民日用者、殆不多觀、况方志之拘墟抱殘、無關大計

者乎、夫果長此清靜爲治、亦近於返樸還淳、復見太古之無事、然而邑居不容不繕、道路不容不通、草竊姦宄、不容無事於剽防、水旱流亡、不容無資於振撫也、凡茲數端、皆資民力、國家即垂法令、不能事事代謀、長官即甚慈祥、不能人人取悅、邦人士君子、殫財力、協謀議、撻拄一時、幸無貽患、而又苦於無繼、重以大府監防、動須請報、鄉人好惡、每致紛紜、憚事者避之、好事者飾之、廢弛張皇、同歸無裨、凌夷漸滅、漸至無徵、而地方行政、可書於志乘者、益寥寥矣、海禁開、變法急、舊制摧、橫議起、并此頹廢待舉之政、安靜不擾之風、而亦去之、以爲新舊遞嬗之交、地方自當多事、然而力茶財窮、庶事草創、可記之政、不外舊志各目、不過有一二須易新名者耳、猶幸官民不忌、跡跡未張、公款具存、成法可考、新政量力舉行、雖不免重累農商、尙未至頭會箕歛、大爲民病、苟國家不再紛爭、更得良有司治理之、可使足民、有勇知方、濟寧人民、非無此程度也、方志存掌故、儲史裁、非爲一時設、

因綜舊志舊卷、及邦人記載、凡明清地方行政之可考見者、比次而類別之、使成條貫、識其置廢之時、與其經營之略、雖法以時更、政緣人舉、固難循湮廢之陳迹、尙冀資考鑑於將來、新政之可附者、亦以類附焉、庶幾循序漸進、安閭閻而舉庶政、以企合乎自治之規、而無失民爲邦本之古義歟、分子目六、曰城池、曰公署、曰兵防、曰道路、曰倉儲、曰郵政、

聞中央政府建洛陽爲行都長安爲陪都

喜極放言

壬申孟冬

聞中央建洛陽爲行都、長安爲陪都、議經營之、古任編氓、載欣載忭、謹掬私幸、貢之邦人曰、中央命令、當風行全國、黃河流域、得出要荒而登畿甸矣、秦隴燕晉魯豫諸省、或不致再見晉宋中葉、淪陷數百年之禍、亦不至如去歲之東三省矣、傷哉黃河流域、昔所恃以開國者、今已半染虜俗、山童水涸、城陋途蕪、民瘁盜繁、學枵士僊、土荒人荒之患、亭林言之於二百年前、而今益甚、究其禍端、不得不深恫魏晉之啓戎、與宋明之再亡也、進而求之長江流域、魏晉以前、山越尙盛、土未盡闢、民未廣移、略與今之遼瀋瀋甘涼等、西晉大亂、中原之民、避胡南竄、立國後、旣不能恢復疆宇、拯救子遺、反因後來國人、曾受虜制、目爲僞荒、東晉貴族浮薄

、鄙視祖國、專已輕民、已兆亡國之俗、其實項背已捐、腹膈安保、陳及南宋之亡、視西晉北宋、不過稍遲二百年內外、留此須臾、爲失土之國人移植地耳、六朝篡攘公行、恢復望絕、唐宋華夷教雜、遊惰習成、至北宋、亡國之俗已備、至南宋、亡國之禍遂開、此後千餘年中、足以支配神州、縱橫莫抗者、多爲遼溟龍江流域民族、其人尙未入耕稼社會、驟擁廣土衆民、飢虎貪狼、暴黷可想、後雖漸師漢俗、然漢俗自魏晉以來、早已玄禪遞變、夷夏混淆、利用厚生之事無聞、縟語枵談之風日熾、降及北宋、祇見積猜養怠、竊佛篡儒、標訐爭名、嚚昏訛政、名臣名儒名士日多、而文武道盡、軍民同敝、此真漢族亡國之俗、金完顏雍清高宗、皆諄諄戒其種人勿效之者、明祖復國、不引爲殷監、反務蹈之、享國促而受禍烈、并晉宋南渡、亦不可得、不有西藝東來、又孰大懲遊牧虜風、力摧枵情宋俗、俾國人反而自省、求諸魏晉之前、固自有開國制作、建國精神、已見統一久安之效、且或勝競權逐利之近習也、夫五帝任

德、爲物質天算之發明、三代明倫、成民治人羣之演進、秦漢尙武、揚拓土殖民之弘烈、聲靈文物、明備至此、自非操懿干常、淵勤發難、即有內鬪如七國新莽、亦不至敗政易俗、墟土殘民、若是之甚且久、即遇強鄰、如今歐美、彼時民物滋豐、人材輩出、急起直追、長驅并駕、亦當勝今之東鄰、孰使夷禍摧之、空談誤之、學枵士固、政怠民窮、非授國東胡、藉資西化、岌岌靡能自存耶、世界無論進化退化、遊牧決不足云治、是以歐風東漸、胡運告終、珠江流域、地近民殷、首開風氣、沿江沿海各埠繼之、至今日、政治法律、教育禮俗、歲時衣冠、下及鬚髮顰笑之微、遊居裝飾之細、無不摹形演式、力求大同、以避不肖、其安情陋梗新化者、自亡清遺老、力役貧民外、獨有帖括陋儒、斗方名士、別無他長、憑餘習以丐食而已、此等習俗、亦復肇自晉唐、成于北宋、無程頤之學庸奪經、性理傳教、不至佛儒混合、麻木不仁、無蘇軾之湖山遊蕩、僧妓招搖、不至詩酒風流、淫佚競作、每下愈況、至明季袁黃讚感應

篇出、而三教混同、金喟評才子書成、而五經墜地矣、近來學說日新、爭名益烈、攀鱗溟海、射隼高墉、始猶僞古不僞今、依託董何、鼓吹變法、繼乃重證不重供、饒除堯禹、引導懷疑、微論中星歲差、推算信於中外、山川州域、考證詳於古今、創此說者、已不啻先自聲明、於本國天算發明、地制沿革、略無研究、輒敢於本身所生、世界公認之文明古國、自促其開創之年、自毀其文明之證、觀所作之辨史白話、鍛鍊周內、若酷吏之鞫囚、芟夷蘊崇、若農夫之去草、前徒早知必亡國、乘殪殷兵至、倒戈攻殷、矢人惟恐不傷人、因蔽日雲多、彎弓射日、謂濬新思耶、則假定無實、武斷徒滋、謂矯輕信耶、則順風乘潮、盲從益甚、從此圖籍失據、任伊玉尺量才、文獻莫徵、大運金椎發冢、然非程頤竊惠能之說、改經以奪經、康有爲襲路得之行、誣孔以篡孔、亦何至毀古創新、釀成風俗、比已成俗、則專橫壓迫、且萬倍於政治、授機或盲從者、附和皆可得名、疑詰或反對者、主張無從宣佈、此白話書中、所以自命權威

是惹不得的也、氓之不自揣量、斷斷立異、亦懼開國文明之迹、此後考信無人耳、何暇與談淫辟嘍之學閥、爭是非哉、總之、中國若不鑑宋明亡國之禍、仍以清談綺語、稗嘍枵言、聳衆媚人、糾羣造譽、則古今實學實政、必無望切實研究、虛衷討論、徒以喧騰貧瘠、學步列強、立待覆亡、無可救藥、若不究五胡金元之亂所由來、反而自省、考明東漢至北宋之秕政頹俗、而力改之、反集矢于三代秦漢、舉其開國之方、明倫之教、民治之密、外攘之勤、悉指爲貴族專制，驕主殘民、羣起詬病而毀滅之、第恃綴語連文以爲教、平權逐利以爲政、則人羣漫無秩序、貧寡無望均安、結合如逐浪搏沙、變動如隨風落葉、習內爭以自戕、隨外化爲大同、國即存無異附庸、禍或甚淪於遊牧、至於開國創業、首重物質科學、徵之我國記載、發明最盛時代、當在炎黃、至顓頊革正苗俗、絕地天通、政教分離、大除迷信、此後發明重點、乃移入政治方面、然唐虞三代盛時、對於科學、有創造發明者、猶庇以國力、守以工官、禁其淫奇

、修其曠廢、是以赤黃極賣之渾儀、見于帝典、曲面勢之幾何、著于攷工、至東周而工官多廢、至西漢而工業漸荒、然建築如未央建章、鑄造如銅人金馬、雄麗工巧、見諸記載、猶非後世所能冀、五胡亂後、百工無貲、役於豪富、即有印書火器之發明、又孰爲之記載、設非言自西人、烏知學人不又僞之哉、發明本極幼稚、曠廢又歷歲年、僅餘此若明若昧、記載不全之傳說、容可藉西學通行、興亡自鑑、廓清衰朽習俗、考證開國文明、乃惡其存證礙私、斥爲不足憑信、不復徵引、深文曲說、務僞廢之、反提倡水滸紅樓夢、恣誨盜淫、其爲卑視青年、去史從稗、抑或故啓疑竇、廢古自尊、姑不具論、第就白話所言、打破四種觀念推之、唐虞三代、民族非一元、則爲雜種、國家非統一、則爲土司、純屬迷信巫風、絕無黃金時代、既舉開國制作、建國精神、悉僞斥之、秦漢徒恃暴強、暫爲統一、不五百年、而亂于雜胡、甫千餘年、而兩見亡國、似此劣國雜種、即使盡易眸髮、勉效大同、幸致富強、得附歐美、不過步巴

黎避孕之後塵、作赤俄共產之先導而已、尙何望乎、今者本國遺俗殆絕、新化已成、頑固衰頹、行將老死、止識下行獨音之字、讀黃紙綫裝之書者、不得爲世界學人、能搬不唱徒演之戲、摹紅樓水滸之文者、競推爲開通志士、經黜史僞、族渙倫亡、國學前途、昭然可見、何幸中央政府、有保存文言之令、經營故都之謨、欣慶之極、自乘未死、舉平日蓄憤積疑、盡情一吐、就正邦人、至於洛陽長安、地形如何重要、盛衰如何遞演、稍習中國史地學者、類能言之、自審所知、不外舊藉、略無新異、然亦願與邦人好此學者、共研究之、茲以灌漑過繁、不復贅云、

山東西漢州郡國縣沿革圖考後跋

辛未春季

一代郡縣之全見於史者、自前漢書地理志始、讀史者欲并縣之沿革而考晰之者、必以漢志爲本、漢志能明、則隋唐以前之沿革、皆有基礎、可以詳考、此後唐宋爲一期、金元以下、則由今縣上推、易得考索之迹矣、中國民治、緣自上古、拓殖既廣、各思競存、胤嗣廣傳、蠻夷同化、積二千餘年、緣封建而成貴族制度、族制詳於上、民治詳於下、自非周衰迄秦、千年無聖人在位、爲之損益古今、更創適宜之制作、不致權臣夷裔、競資民力、以成七國之割據、周秦之際、禮亡學亂、戰亟民勞、秦漢幸成統一、懲前禍而求靈安、遂成郡縣制度、然耆夫三老、民治猶存、固與隋唐之後、徒以郡縣行官治者有別、且能合舉國全力、以成外攘、朔方河西南粵朝鮮西兩夷、隨所拓殖、即成郡縣、至今猶多利賴之者、

附錄七

世宗度漢之戰遠、與黃帝涿鹿之戰熾烈、

無黃帝涿鹿之戰、則豈尤永據中原、中國之南界不定、

有注、太元、別爲中國民族長於拓殖說、寫居

焉

無武帝漢之戰、則匈奴深入腹地、中國之北界不安、凌夷、其時匈奴、每年九月、大至今、猶得食膏腴、保族姓、存漢化者、皆兩聖人之所賜也。

會龍庭、議決預算、固亦文明種族、世界憲法、以匈牙利金牛、憲章為最古、蓋緣此制也。使非遇中國之強、武帝之聖、冒頓後裔、當早入中國、先元魏遼金元清、而為太祖矣、所惜武功雖盛、科學久亡、治地殖民、經營未遠、不能混一亞東、使大同於漢化、然遺澤餘烈、延及後世、服教畏威、垂三百年、四夷來賓、西域向化、武帝之言曰、漢家數世享創、不制作、子孫無所法守、不盡力征伐、子孫將弱、聖讓洋洋、豈區劉氏一姓蒙其福哉、

表章六經、統一東亞、何事不為漢族、立萬世不拔之基、然猶輪臺下詔、自責恤民、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遂為歷代庸旨、吹索之據、然則必如十出九敗之趙、禎、賤逾媚優之趙、構、始足為文明配周之聖朝、深仁厚澤之聖主乎、國亡以後、聖神文武之名、競歸於鐵木真、清高宗、近又轉奉拿破崙、華盛頓、而豈議武帝如故、功罪倒置、入我無分、如此民風士論、亡國滅種、亦何足惜、民無德而稱者、天自報之、至今環球稱我中國人為漢人、與春秋之諸夏相類、國已稱商周、秋中國人以世界自命、鄙視外俗、不肯同化之習、由此養成、遊牧諸族、雖滅中國、殖其種人、變其體貌、一旦復國、仍同漢化者以此、光復之能得人心、收速效者亦以此、豈意辱宋末年、稱臣割地、難乞苟存、近日民俗、殊號易服、惟恐不似、今昔之感、當何如耶、魏晉內篡、夷禍乃興、有注、別、為夷禍論

寫作附錄七篇之首、方輿割裂、人民蕩析、郡縣邱墟、戶口僑寄、秦漢郡縣之制、因之大壞、鼂爭甚置、又三百年、隋唐以郡境太碎、而改州名、以民治久荒、而罷鄉職、異族據國、自有民治、元魏齊周、即有鄉職、不過未死子遺丐食、無地、執役廢鄉、爲羣胡作搜粟奴耳、民治早亡、隋始罷其虛名、非強也、州縣遂專爲官治職權之界域、而戶口村莊、任其割割、寄莊插花地、皆是、民職若後、或可隨時協議、略爲整頓也。所劃州境、狹於漢郡、民力不能自固、乃專恃國家兵力、爲之防衛、初猶專衛邊境、安史亂作、兵徧內地、遂又變七國割據爲藩鎮、因五季藩鎮招夷禍、燕雲北割、中國亡國禍端、自此開矣、天禍中國、竟付辱宋、有注、別爲辱宋名辭、引例、寫作附錄第三篇。一代君臣士儒、皆視中國歷代相承之疆土、如有世讎、不惟燕雲絕望內屬、縱安南、捐西夏、劃嵩州、得棄則棄、得割則割、對於割餘之中國郡縣、則術挾猜防、政惟朘削、絲粟不得存留、士卒不能自衛、又陰以迷信荒嬉、耗弛地方財力、崇釋道爲帝天、賤兵丁如犬馬、資力匱乏、杼柚告空、懦者習於惰遊、強者迫爲盜竊、虜騎闌入、動輒一二千里、朝野上下、惶駭奔遁、無一人敢望馬首而拜者、幸其納幣允和

、飽掠颺去、則又聖主賢臣、醇儒名士、尊王說性、粉飾太平、養望弋名、交託聚黨、深喜中國積弱、無需治理、即使胡貉盡滅中國、亦不害其富貴自豪、聖賢自命、許衡姚樞、李光地皆然、稍具人心、如呂留良者、禍發赤族矣。人民財竭力疲、無能自治、司牧長官、亦視之如乞丐頑童、祇可誘之共嬉、不能與之共治、不惟民治亡、并隋唐之州縣官治亦亡、宋亡之後、國且不存、又何有於郡縣、明安木棍、達魯花赤、紅教喇嘛、徧殖種人、權超府縣、人民為其旗下奴、府縣官為其催租吏、無治可言、至其敗壞郡縣制度、不可收拾之害、俟考及伊代時言之、明人地方制度襲元、疆域既變、分省自較元區為小、改省為司、改路為府、明人力辨不同其實一也。政治襲宋、棄大寧開平東勝哈密、收復交趾而旋棄之、是以民治無聞、自宋以後、治術毫無、徒多訂議、或稱少亂耳、明末聚徒結社、講學議政之風、屢經清人慘殺、而後稍戢、可以鑑矣。亡國且速於宋、清人稍釐正其府境之太懸殊者、駐防擾民、亦略輕於金元、鴉片戰後、滿衰漢復、重藉漢人、再延數十年命運、報之不為不優、而自此歐風徧地矣、總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郡縣之制、一壞於五胡元魏、積亂三百餘年

、再壞於五季宋遼金元、積亂幾五百年、已成朽木腐餐、不堪再用、北地之虜俗已深、南紀之歐風日熾、海疆之吸輸無盡、內地之村落全荒、瘠土多變遊牧之場、沃土悉成市埠之制、或者郡縣制度、至此又絕、并中國歷史沿革、亦無人過問乎、夷禍之害中國、必并其典章法度、蕩夷罄盡、然後人心盡忘故國、而死灰不致復燃、時勢潮流、激蕩至此、固可驚可痛、然試問中國者、非中國人之中國乎、歷史具存、沿革未泯、我疆我理、爾宅爾田、雖不能聽人主持、亦未嘗禁人人考究、疆域以何故劃分、郡縣以何因置廢、版圖何以時廣時狹、都邑何以有遷有省、人民漠然、而罕爲此學、政府需材、而莫收其用、學以積久日荒、政以積亂日下、地蹙民貧、智狂愚惰、言舊學者、襲姚鼐考據義理辭章之說分派、而不知考據匯學之蠱迹、義理在躬行不在多言、宜平易不宜空窈、辭章乃驗其所學、而非所以爲學、若徒藉以爲名、或更驢雜迷信、其貽害學術民風、較趨時阿外者、且或過之、言新學者、採雜康說西文、疑

古惑今、炫奇弋譽、務使中國故藉、人人皆以爲不可信、長此滔滔、必盡亡中國文獻、亦知其說不能盡人而惑、而保存舊藉、無使滅絕、能不爲之動念乎、中國清代學人流弊、非單辭碎義、猥彙詰難、如秦恭之說粵若稽古、即略觀大意、便逞臆談、藉口陶潛之不求甚解、即論歷史地理、臺灣之爲中國舊疆、盡人知之、朝鮮越南之爲中國郡縣、則知之者不過一二學人、吉林之隸漢樂浪、迪化之爲唐庭州、則幾無人道及、更近而論山東、爲青徐、爲齊魯、孰不能言、若晰言之、則雖遞經考證、而各縣沿革、闕疑者尙多、睽迕者亦靡能抉擇、以衷一是、一旦大同啓運、新字行而故書絕、並青徐齊魯之說、亦在可疑作僞之例矣、學陋齒衰、他無可存、惟幼因讀史、曾習中國地理、心竊好之、鑽研既久、深知其難、然決不能因可疑者多、遂謂各正史地理志、亦如孔某之於尙書、王莽之於周官、盡爲歷代史官託制贗作、不足爲據。有法，別爲尙書周官真僞商權，寫作附錄第五篇。既不能審定其疑、無寧並所疑而亦存之、又以力縣材匱、不能徧及全國、而

厯考本省、竊以爲省制誠非善制、然如考及地理沿革、就一府一縣言之則太狹、舉全國言之則易疏、折中取便、省區爲宜：近代官書記載、私家考證、亦莫不以此爲範圍、因就山東省區、自漢迄清、繪成歷代郡縣圖二十餘幅、更擬各繫以考、以明所據、不知闕焉、西漢之考先成、考末推論封建郡縣遞變之因、頓觸民治夷禍消長之感、率臆贅言、不覺累幅、餘意旁溢、更得七篇、並附於後、此後賡續遞考、深冀全書早日告竣、對於國家、自靖獻其食毛踐土之忱、藉存故鄉盛衰殷耗之迹、更望各省亦有樂爲此者、省省俯采此例、分繪自考、則全國二千年來、國家存亡、地方興替、郡縣變更、人民移徙、可以覽圖共明、無勞冥索、不惟大有裨於讀史、而人人愛國之心、亦因之倍篤、夷禍或可稍輕、即至亡國、但使歷史沿革不亡、舊迹日在人心、亦易頻謀光復、全國學人、亦有同此好而爲之者乎、不勝首頓地而而口籲天、日盼後來之居上矣、

考山東西漢郡國沿革竟附論七篇

辛未春夏之交作

夷禍論

此考後跋語中夷禍乃與句下注也摘出附錄為第一篇

中國自改郡縣之後、漢代征服四裔、統一東亞、呼韓保塞、已見履霜、東漢竇憲、襲其餘威、盡滅北匈奴後、不能經理其地、返南匈奴於北庭、外則鮮卑乘虛、據其故地、孳息醜類、成索頭虜拓跋魏牛毛之衆、內則南單于仍居漢地、致乘漢末內亂、大壞塞防、今之河套附近、縱橫二千餘里、悉沒於胡

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諸郡悉成邱墟、即今之綏遠特別區、山西故大同朔平寧武諸府、太原府西北境、陝西之故延安榆林兩府統德州、甘肅之故寧夏府、魏武以滅袁氏之故、遷私烏桓而此數郡內近關洛外控北荒漢虜興衰全繫於此、竟不知驅逐羌胡亟圖恢復營私忘國、急於圖篡、萬世指責、固所應得、而陳壽范曄、不知詳為記載、後之論史者、亦從未道及、以致五胡之亂、徒咎近因於賈后八王、而莫究其發胡之所起、此後唐璽遼東而契丹強、宋棄燕雲而中國滅、明棄大寧朔平東勝而遼瀋危、兩次覆國、何一不由自棄邊地、致取滅亡、覆轍相尋、永垂炯鑑、惟今者火燄烈、遊牧衰、海爭敵、已失各地、固同為可惜、而所最亟者、則文移於臺灣朝鮮越南、曾經設置郡縣者也、

魏晉內篡、諛慢成俗、江統雖作徙戎論、無人注意、劉淵據之、據離石今、山西永寧縣、遂開夷禍、拓跋魏據之、據平城、今山西大同縣、遂分南北、中國遺民

之南渡者、以西晉玄傲侈靡之風、梁山越浮薄狹隘之俗、鼠鬪鼯喧、絕望恢復、尤奇者、如梁武帝之納元贖、祇知江左爲中國、而忘滄陽爲故都矣猶幸去漢未遠、國威民力、兩足自存、雖喪亂淫靡、疊經耗歎、尙能支拒三百餘年、以待隋文帝竊國宇文、然後統一、前此拓跋弘、亦遷都改姓、惟恐其俗不同中國、與北宋以來、國勢賤駸者、同齋營趙元昊、而猶想言瑣行、自命聖賢、辱國敗俗、致東胡引爲異矣隋促唐繼、太宗始得合南北資力、舉全國以啓中興、復見漢武以後二次盛治、徒觀史臣記錄、文治武功、似駕漢武而上之、然而華夷雜用、佛老并興、科舉紛開、人材益耗、北方兇悍之虜俗、南方浮靡之淫風、不能融化改革、俾漸復漢初淳健、反各聽其自恣、崩時付託非人、一再傳而武韋難生、三四傳而安史禍作、河朔分崩、涼隴繼陷、試取漢世呂后七國西羌王莽諸亂相較、其作亂之久暫、定亂之遲速、影響後來、有無貽患、略讀通鑑者、皆能判其優絀、豈眞臨淄王不如齊襄王、李晟裴度李德裕、不如陳平周勃、郭子儀李愬田弘正、不如灌嬰周亞夫趙充國段熲哉、去古愈遠、民俗愈墮、人材愈乏、雖有蓋臣良將、不時間出、盡力維持、收效益遠不如

前、倡亂易而定亂難、蓋已日薄虞淵、人成疋瘠、距淪亡時不遠矣、北宋亡國、別具後論、以昃普構檜之惡逆賤辱、世濟其兇、赤族汗瀦、亦不足惜、猶藉垂絕之民力、及所當者、爲略無人識之遊牧賤族、苟延性命、百餘年而後亡、自此中國對外、眞如頑徒遇暴師、私媵侍妬嫡、捐軀服從、斯須不可離者矣、明太祖以流寇復國、挈三千餘年之子遺、出獸域而復人形、中國自有史以來、五帝發明科學、導民族又值新文明輸入正盛之時、學界方多以野蠻視上古、謂中國開化、決不能與歐洲同時、且遠在其後、詩禮之傳於今者、盡屬孔某一人託制偽作、非經西洋科學證明、眞僞後、不必私相誦習、妄爲徵引、以礙新學、而妨新政、不能接古徵今、與作商榷矣、至三代以來、顯分封建郡縣兩期、竊以爲前有三代夏商周、後有三代漢唐明、前有三聖人、禹湯武王、後有三聖人、漢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就中惟明太祖功業最下、且多暴行、然即再造中國一事論之、亦足盡掩其龔腐爲暴諸愆、允爲一朝開創之太祖、實不能沒其光復之功、致後來竟忘則效、至於辱宋、開創時已宋統一、積惡三百餘年、叢辱促亡、略無可述、與其列爲中國一朝、無寧歸之遼金元、尙爲不昧當日強弱事實、無使後人、再爲顛倒、奉走肉行屍奴行優戲諸人、爲聖賢名士、喪學禍國、屢致滅亡、東胡引爲股監、世界不復齒數也、然亦不過里儒論古舊習、止於評古、限於域中、而不及現今世界、決無已成民國、不讓領華拿、而反稱道中國古來帝王之意、今日言論自由、或不致因此觸怒新學、藉生今反古、周內探文、入以重罪也、雖末世襲宋招亡、而亡時寧死不辱、遠勝奴宋、中葉皇帝守謙、力捍北邊、迎回朱祁鎮、創從古未有之奇功、亦迥非宋人所敢比擬、清袁枚修于忠肅廟碑文、論此最正、法國亦因戰敗被虜、革路易十六總統、足見失位革職、自是世界公理、中國自韓愈程頤趙鼎等、創立邪說、

人人以爲君臣之義，重於國家，趙信趙桓，不視爲萬世慘人，反權憫之，致朱祁文臣如何騰崕，歸國後，弒君篡位，慘殺元功，後世亦無人非之，顛倒至此，欲不再亡得乎？

瞿式耜、武臣如李定國鄭成功、反正如金聲桓李成棟，迴天竭力、效死如歸、卒莫能爲國再延數十年之命、蓋返照之迴光、終不如將沈之落日也、我生不辰、屬當清末、親見臺灣之割、越南朝鮮之亡、疚心短氣、不知所從、年逾三旬、始獲誦王夫之讀通鑑論、恍然於中國盛衰存亡、非厘一朝一姓關繫、奉此爲師、遞觀歷史、敗壞最速最易、興復最遲最難、日即消沈、終歸漸滅、自謂本國本族、長此已矣、豈意今日、又得短髮削衽、爲中國人、而文化之壓迫、外患之蔓延、又不知伊於胡底耶、哀哉、

北宋致亡中國論

此考前聲明參考諸書文中水經注下之附論也摛出附錄爲第二篇

東漢光武中興、對於劉氏一姓、功誠不小、然其父子、飾文信讖、矯僞沽名、純與王莽無異、又復閉關絕屬、惑色易儲、西漢武宣功烈、不能繼述、元成敗德、靡不師承、且更甚焉、外教闖入、迷信大興、一再傳後、外戚宦官、爭權積亂、外立四帝、臨朝六后、幸藉西漢餘威、得以逐北虜、屠西羌、不致辱同北宋、然而邊將跋扈、流寇橫行、魏武乘之、靖亂易祚、自此篡竊相仍、民俗大壞、無恥者驚於貪殘、競相阿附、傷時者激成傲慢、遁入虛玄、魏晉迄唐、玄禪興、文辭靡、而樸學亡、空談侈、遊惰多、而實用隱、患發於西晉、禍萃於北宋、使舉國人人盡喪實學、而惟程頤是崇、蘇軾是尙、腐木楮華、略無寸用、然後胡貊鴟張、再亡中國、完顏烏祿清高宗、諄諄戒其種人、勿效漢俗、然則舉國尊尙之程邵三蘇、遺俗良否、不問可知、唐以前雖裂國召侮、尙不至若是甚也、北宋遺

俗、不外煦嫗以爲仁、木僵以爲聖、刻訐以爲直、猥瑣以爲慎、佞蕩以爲才、荒嬉以爲豫、性理文辭之外、無所謂學、猜忌昏荒之外、無所謂政、譴訟阿訐之外、無所謂言、傲惰玩娛之外、無所謂行、舉國皆可以召亡之人、然後遊牧賤種、得以一再亡之、明人復國、不鑑覆轍、反尊爲國學、不及三百年、亡國與宋同、而其子孫受禍尤慘、近俗之麻木惰陋、淫縱頑囂、拒新學而裂舊範者、何一不自北宋開之、程頤之蔑漢唐而造道統、何異康有爲之僞古文而尊素王、各視當時風尚、陰竊佛耶之術、而陽背之、以誣古篡聖、欺世盜名、黨徒奉之、雄長一時、其說雖殊、其術則一也、竄改大學、強糅禮記論孟、臆造新名辭曰四書、兩子程子曰出、而六經亡、玩物喪志片語出、而十七史亡、本自無學、故言出必便不學者之口、是祇有端坐如塑、參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者、爲新聖人矣、反之者又入蘇洵蘇軾一路、務爲險詖佞佞之文、淫佚惰遊之行、譁衆聳貴、自欺欺人、名儒名士日多、而學日荒、士日陋、民日瘁、國乃屢亡

、歷史具存、試取流覽、其初亡時、何以舉國無人、寸土莫保、復國後、何以不知悔改、襲禍踵亡、自見辱宋一代、昏主鴛臣、驚儒華士、觸目皆是、無一不然、禎沓兩聖主、乃不如一劉寄奴、韓范兩名臣、乃不如一漢段熲、差有宗岳文陸諸公、稍爲中國存生氣、通鑑通志文獻通考書成於亡國後三書、足爲中國存歷史耳、此外糲政頹俗、蕪言詭行、鼉噪螭飛、貽誤千載、害學甚於楊墨、禍國毒於亥廣、洪水猛獸所不能比、女真滿洲所不屑爲、近日幸再光復、以爲殷監猶存、漢儀重覩、不意闕言炫世、縛語阿私之俗、因仍如故、反乘學荒國危之際、挾強有力者之說、歸罪孔子、讎視古書、今之所謂世界、中國已岌岌不得與其數、一爲世界學人、復何屑道及本國、蔑古益甚、疑古更多、凡黃紙綫裝之書、左行直下之文、讀之即陋、引之即辱、間或齒及、亦必繩以新說、指爲造僞、歷以外作、意在藉茅、亡國亡學之徵、視北宋爲尤顯、而辱宋諸亡國奴之邪說詭行淫辭、篡孔學而致亡國者、反藉誤釋格致、尙用詩文、稱述有人

、道其誅伐、醫篤疾者、不問於何時致篤、究其故而專攻之、反競戕伐氣血、鑿喪根本、是明知與鬼爲鄰、不待鬼招、先自同於魍魅也、近聞中國言文、亦有增其惡劣不適用者、大同之蓮方新、將來必有新創作家、恪遵拼音右行公式、創造新言文者、語言文字且亡、何論古書、更何論歷史沿革、試觀今日學生、問以堯舜禹湯、則云書經是孔某託制贗作、不足信、而無不嚮往巴黎倫敦者、謳歌訟獄以長安洛陽、則或不知爲何地、而無不嚮往巴黎倫敦者、謳歌訟獄、舍己從人、此亦一再亡國之民族、所習見者、野人慣著毛褐、吏胥動檢舊卷、集蓼擻薑、就我疆我理、我國人錄而存之者、述其往迹、適吾意以樂餘生而已、敢云藉存中國哉、

辱宋名辭引例

此考後跋語中竟付辱宋句
下注也摘出附錄爲第三篇

宋之辱不自佶桓構檜諸兇始也、曹翰欲以幽州內屬、趙普以得後使何人守之兩詰、而趙匡胤辭窮、遂寧棄而不顧、寇準慫恿趙常、爲城下之盟、納幣緩師、而舉朝以爲奇功、迨王欽若譖行、天書旋作、王旦亦不得不受美珠、附誣妄、而中國迷信之俗、自此多矣、文彥博藉使遼、私改國書、以陷富弼、弼中途發書、歸詰趙禎、易書而已、亦不究擅改者何人、何所爲而改也、趙禎寄專閫於鶩駘、用兵十出九敗、喪師辱國、死亡誰恤、蘇軾反引以爲美、謂無害其天下歸仁、韓琦好水川之敗、四十萬人、無生還者、琦獨乘龍虎輦竄回、陣亡士卒家屬、沿途持死者遺衣、哭夫喚子、隨其羣而號詈之、琦亦揮涕對哭、歸後諸奴護黨、代爲歸罪任福、富貴依然、反以大丞相魏國公、作畫錦堂、夸耀鄉里、頑鈍無恥、何異馮道秦檜、乃當時後世、無一人責其當效楚得臣子反、自誅以謝將士者、歐陽

修反作畫錦堂記頌美之、至今稱爲名臣、一朝君臣、皆幸其猜忌術工、荒嬉化廣、苟安百年、內患不起、得以縱恣淫佚、搖煽唇舌、顛倒黑白、下視漢唐、李昉禁林春直詩曰、一院有花春畫永、八荒無事詔書稀、造句自佳、而君臣荒晏、萬事墮廢、已自確供罪狀、歐陽修少時、上宰相晏殊詩、篇末偶作壯語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萬衆屯邊兵、殊大不憚曰、昔韓愈上裴度詩、不聞如此作鬧、諱疾拒諫、國事壞而名自高、宋之風尙、如是而已、百餘年中戰績、厘狄青破儂智高、朝廷欲以樞密使酬庸、廷臣怙權妬功、述其猜防祖制、謂樞密掌兵、例用文人、格沮不行、韓絳王韶、恢復銀州、熙河、進規靈夏、當時黨爭、以王安石故、反咎爲喜邊功、凡盡力中國者、皆所深忌、凡敗壞中國者、皆所深讚、惡習慣盈、不亡中國不止也、雜憶所記 信筆書之、度足以證辱之事、尙不止此、甚願全國學人、深憫亡國禍始、遇宋事、注意流覽、自見類俗敗行、隨在皆是、痛揭顯斥、垂戒將來、無再歸過周漢、且與我立國根本也、張溥論趙構曰、凡忠於宋者皆所深惡、害於宋者、皆所深畏、自有肺腸、不可以言語說辭解也、又曰、後之論構者、

黜其宋帝之稱、予以辱人之號、庶乎可也、名之曰宋帝、懼其有爰居之駭也、余以爲北宋百五十餘年、朝野上下、一邱之貉、無一人不與趙構同者、故推廣張氏論例、黜其宋朝之稱、予以辱宋之號、或者北宋一朝、元明以來、推爲聖主賢臣醇儒名士者、得免爰居之駭乎、不及南宋者、尙有朱子之墓、放翁之死不忘仇、吳玠孟珙之戰功、鄭德馬端臨之著述也、至文全讀、謝張陸諸公、大節昭然、存中國人心於萬世、又當別論矣、獨程頤改經纂聖、其實並禮記亦不會所嗤笑、郊特牲明有喪者不哭、不敢凶服二語、竟不知引、可爲明證、朱子爲其所欺、引邪說以注四書、致羣經亡於其手、中國不幸亦隨之不幸也、人當病危垂絕、必見昏冒譫語、厥逆僵冷諸證、北宋之闕贅空言、麻木設行、亦中國垂亡時之譫語僵冷也、病篤非自一朝、國亡非由一姓、亦知禍端、不盡由趙氏子孫、然亦決不在三代少壯之時、秦漢方強之歲、蓋自六朝以來、談玄參佛、說性論文、弋名術巧、惟在空言、濟亂才難、孰求實學、程頤康有爲、乃得憑臆乘虛、誣學篡聖、既已屢試屢效、敗壞至此、更何以禦確有得之西德、有注、別爲德、釋即附篇後、實有學之西藝、俯首同化、勢所必然、如因中國俗荒學蔽、拒新泥舊、反省其故、而思改之、亦自有清談貴族、中其

尙有謝安、逯勝、學宋諸奴萬倍矣。禪寂高僧、及辱宋之名臣名儒名士師其咎、置而不究、反襲程頤康有爲故智、更視今日風尚、移其竊佛摹耶伎倆、轉挾強有力之西文西學、以讎視國學、務取漢唐以前、厯存可徵之舊藉、吹垢索癩、詰疑斥僞、使人人不復覽讀、以便臆測妄說之私、而杜生徒質問之口、自計誠得、中國文獻、自此亡矣、故不憚煩聒、揭明辱宋羣奴、敗學亡國、貽禍千載諸罪狀、望我全國學人、洞悉禍源、專力攻擊、庶幾舊習改而新學昌、眞僞明而功效見矣、

德釋

此篇西德二字下注
也摘出附錄爲第四篇

夙謂道德二字、不可以空言說、亦不可徒以善行解、道即是路、德即是得、說文解德字詁曰、內得於己、外得於人、蓋非人我兼得、不能冒德之名、以空言教人、人我兩無所得、以小惠施人、我失而人始得、此外導人同躓、而皆得貨、謂之昏德、導人同殺、而皆得權、謂之凶德、導人同黷、而皆得女、謂之穢德、且所得止被及其朋徒、而此外各社會團體、所失且萬倍之矣、所得若稍豐盈、必有其他秘密團體、襲其術、變其名、乘隙攘奪、滋亂益甚、即使所得甚豐、更憑藉殺人利器、使寰球無敢與抗、而壅富競權、自生荒怠、隱患叢伏、汲汲消弭、而憂無術、一旦禍變猝發、亂者遽起、惟擁厚貲握重權者、受之最酷、盡喪所恃、雖欲再求貧弱、不可得矣、家必自毀、國必自伐、若徒興高采烈、以爲終無限制、則非盡毀星球、同證涅槃不可、不然、同此軌道、同此運行、何者爲進、何

者為退、正未敢定也、故單舉德字、則純為有得無失、促導全世界進化之具、是非應時勢需要、發明物質科學、以利濟民生、排遏禍難者、不足當之、在中國則為伏羲神農黃帝諸聖、在歐西則為瓦特牛頓諸哲、上古所稱五帝德、即專指此而言、特文字艱難、記述簡略、徒以專門科學、寄之工官、如曲禮天傳之太史、太禮記太史、列之天官六絕地天通、分雜政教時官制、六太繫於南正重、為觀象事神之官、不預民政、五官以下、隸於北正黎專司民事、不涉宗教、六府以制國用、六工以存科學、從此雲鳥紀官、神話比附、悉從革汰、此後科學漸備、民治大昌、神乃無權、即印度最盛之佛教、漢唐以來、亞洲全境、幾盡為所掩、獨中國內地、雖亦闖入、間有信從、而如骨鯁喉、如痞在臆、吐之不可、化之不能、其間媚貴併權、煽愚構亂、禪僧巫寇、各竭智能、終不能變其民風、于其國政、乃知科學雖亡、倫紀猶存、立國根本、深固若此、使亞洲無中國、番僧宗喀巴、早已為東方教皇、盛則凌蹙各國、撓亂政俗、敗則亦如印度、全為強者征服而已、顯頌發明此種政治科學、杜爭教之禍於萬世、尤為盛德、列入五帝而無媿、而中國民族之獨立特性、亦於此可見、然至今科學久亡、此特性亦岌岌不保矣、每一帝有新發明、則同時各大地主、因求適用科學、不遠千里、來享來王、轉相則效、以成統一、生則奉以為帝、死猶尸祝之、迨其學久而成常識、重以時勢轉變、又有新發明出、則又別奉一帝、故世言五帝得天下以德、而無事兵爭、此豈空言善行、囂囂瑣瑣、所克當耶、

惟自黃帝以後、物質上發明漸少、政治上發明漸多、是以德字廣義、包有政治學行在內、然如堯之定中星、置閏月、舜之推廣陶漁、以實業收成都成邑之效、禹之發明句股三角以治水、其致朝覲謳歌、訟獄之歸者、仍不離物質科學、商周之敷教明農、立國亦本於科學、究以保存多而發明少、不能致率土同歸、因人之亂、以兵力取共主、故論世運者、有帝升王降之感、漢初方士繁興、緯書競作、始附會五行、以木神則仁、金神則義、說五帝德、嚙語荒唐、久無人信、清惠棟宋翔鳳等、反稱述之、或言讖偽而緯真、其中多存古體制及科學、不可盡廢、然如今日之廿四史演義、紅樓夢、何嘗不特可考見一時禮文風俗、不可據爲典要耳、而廖平、皮錫瑞、康有爲之妖言起、孔子亦一劉歆、羣經皆成贗鼎矣、向以證佐未具、不敢筆之於書、茲因前說中確有得之西德一語、即用此意、姑就今日所見、附議於此、就正我國學人、兼杜意存媚外阿權、假空談迷信以說德者之口、

尙書周官眞僞商權

此考後跋語中不可爲據句
下注也摘出附錄爲第五篇

周官之僞、自今文家說盛行、此議幾成鐵案、尙書之僞、則西漢今文家亦無此說、始於廖平、皮錫瑞、康有爲、謂六經皆孔子託制、在康逆不過竊教主傳福音之說、陽奉孔子爲宗教、與程頤因孟子則亦無有乎爾一語、遂謂其兄顛

生二千年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居心同一險譎、操術同一卑劣、然後效路德之改良新教、以篡之耳、然猶未敢顯恃伏生也、豈意三十年後、乃大爲讎經蔑史、毀證鑷學者所利用、地層驗代、學傳中國、詩禮發冢、大運金椎、豎豆齧殘、骨骸狼藉、從此中國故迹、或藉以考古、益得實徵、或挾以標新、盡斥他證、經史前途之爲福爲禍、傳此學者之爲國爲身、尙不可知、微聞已有無論何國、凡不從地質土層、考明時代者、所有歷史、概不足信、再不過禽獸異名、尙書此類人名甚多、如夔、龍、朱虎、熊羆、皆可指爲異獸、且安知皋陶不爲鼓也、商尙在遊牧時代、時代先後、以石刀銅刀分、與以遊牧耕稼分、同出西說、乃一則奉爲憲典、不可推移、一則隨所指說、任意顛倒、然則中國人知有粒食、當在周初時乎、正惟悉僞羣經、所有禮農稼、棄爲后稷藉證、舉不足引以相難、四千年歷史、不待亡國、先自認爲作僞、削去一千餘年、此真非三家村學究、所敢置議者矣、證據不外古籀、攻擊專在

詩書、鄉愚僻陋、梗頑難化、聞之徒增惶駭、望之即當竄伏、竊意此學、來自歐洲、施及蠻貊、聖作明述、自應凜遵、然天算地理、非科學乎、法制憲典、非新政乎、胡不測中星、推歲差、以證帝典、察河流、考變遷、以證禹貢、據冬至、審合朔、以釋甘誓三正、七正決非日月五星、三正決非文質三統、漢時科學已微、儒者動以緯書說經、烏得不啓宋人改經、近人僞經之禍、七政已見尙書大傳、三正若稍知中國歷法、證以黃帝以來、作甲子、置閏月、中國天文學演進之迹、自可知出於民俗之自然、而非王者改制之要典矣、援羅馬十二銅標、及近代中國法系、以觀洪範九疇、周官六典、有注、別爲中國三代憲法、考摭附錄爲第六篇同爲科學、祇有金文龜甲、土質地層、能證歷史、而其他諸證皆僞、然則竟廢歷史一科、併入地質學中可耳、聞持此說者、更有故矣、野蠻人非效法文明人、不能開化、以屢亡頻敗之中國、開化烏能早於歐洲、及此地層學甫經輸入、先舉上古史悉斥僞之、然後諸證皆湮、惟我所命、亦如中國上古某學史大綱一書、度尙書不聽指揮、先引康說斥僞、置之不論者然、里塾溝壑、即有所疑、何敢稍有異同、不過切齒皮康、爲中國經史一慟哭耳、因此自誓、除梅賾所上古文尙書、及大名崔述所

指論語諸章外、決不以私見偽經、雖臆造訓詁、鈔改論孟、空言夸語、牴牾羣經、程頤述之、以篡孔學、康有為解之、以創新教、如禮記中之中庸、亦祇援據羣經、直斥其非、而不據載華嶽而不重書同文二語、曲證其偽、至於易本占筮之書、八卦取象、水之外有澤、其義為說、想見遊牧時代、佃魚為生、欣說藪澤、易於覓食情狀、足為庖犧畫卦之證、至重卦彖爻、作自何人、雖繫辭尙不敢指定、諸儒據以臆測、殊難憑信、象豕傳文言繫辭、容多孔子說易之言、後後儒家占筮家、皆引以為重、如編輯論語者然、載附易後、且有非孔子之言、而附會增入者、決非孔子自作、余獨服膺繫辭一陰一陽之為道數語、道即男女根也、善即夫婦居室、互相愛悅也、性即生也、豈無惡道、非善無理微、故於成性之後、不復以善惡言、祇言見仁見智、顯仁藏用、生生為易、義則孟荀兼包、學則科哲具備、或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言、偶於說易時一見之與、孟子貫善於性後、一落言餘、便觸起荀揚爭議、宋以後更電鳴蠅噪、塵空蔽天、不援繫辭以正之、空論何時已哉及因憂患而斂九卦憂患叢集時、先求立足穩、能下人知自反、使憂患不至增加、迨確定把握、減作為、籌長策、則憂患可減、至窮而將通時、自可辨義行權、脫離憂患矣、九卦次序釐然、方法完備、未可忽也、信為聖人寡過之書、經典釋文

古論易爲亦、連下句讀之說、近人據
之、謂孔子未嘗言易、茲仍從今讀、
者之程式、惟孔子本不以教人、禮言樂正崇四術、亦不及易、足徵
並非普通科學、莊子經解續出、始與春秋加入四術、并稱六經、究
於雅言三經有別、真僞聽之後來、無暇於深辯也、

中國三代憲法考

此篇周官六典句下注也
也摘出附錄為第六篇

上古五典、皆法典也、今塵存帝典一篇、當時曆學大明、洪水方作、苗民未格、全國統一、尙不堅固、故堯舜禹皆汲汲於平水土、奏艱食、利交通、同風俗、推步漸密、巡守最勤、凡以化異族謀統一也、壹是授時齊政、班瑞巡方、分州治水、明刑命官諸大政、備載典中、篇末列敘九官、爲全世界政行法典之最先者、官制較之曲禮所載、猶見顯頊以來、初以人事紀官之沿革、純以觀象推步事天、且盛事天之禮、非天子莫能舉、則民間巫風自熄、故天官祇存羲和、爲六太中之太史、改太宰爲宅揆、太宗爲秩宗、不列天官、而祝卜神任、降爲秩宗附屬、則國家大政大典、全無宗教意味矣、五官以司空兼宅揆、并司馬同寤於土、而專設后稷、足徵三苗竄後、異族同化、兵刑戰而農事勤矣、并六府六工於共工作虞、而別設典樂納言二官、想見工作盛、材物繁、詔樂作、橫議愬、講讓登聽、挾羣撓政之風、不見於中國矣、此所以鞏固大一統之治、而言盛治者、必首推唐虞也、法字古文爲企、上△下正、義同武信、爲會意字、可見集合人民公意爲法、東西洋初步、莫不皆然、自後以重農重商之別、中國禮俗、遂大異於西洋、釐舊章、成新制、故多述典而少更法、暨讒說、重躬行、故無議院而詳行政、特唐虞法學、尙未脫史學獨立、故典中雜記言行、且無條文、至禹

、而九官之法、不適用矣、乃於洛邑鑄九鼎、演九疇、命曰洛書、洪範、亦名大訓、洪者大也、範者法也、九章中、一爲外取諸物、二爲近取諸身、三政治、四天算、五主權、六用人、七詢衆、八明徵、九目的、其中六章、皆具條文、不過今爲第一條第二條、古爲一曰二曰、文字稍異、條文下又有解釋、後之編書者、合而爲一、不可復分、且有錯簡、七章以後、不無迷信、然正見上古普通人民、智識程度、豈意漢方士好言禍福、今文家大師董仲舒劉向、乃以春秋附會洪範、作五行傳、牛禍人痾、名辭雜出、一代憲法、遂爲迷信家所利用、不復以法典視之矣、商代沿而用之、至周初又不適用、武王就箕訪範、意在修正、天下初定、日不暇給、至周公營洛後、乃先作立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劃清行政司法及地方權界、再以庶言庶獄庶慎、確定三權分立、一曰文王罔攸兼、再曰文王罔敢知、力戒人主專制、干預法政、大綱既立、然繼以周官、制定憲法、冬官既佚、今所存五官之長、其職守中、分章列目、法條具存、憲法行

政法、鎔而爲一、即知即行、何待闡議、故中國四千年來、祇有人民建議、政府納言、而無議院、夫豈不欲廣酌民言、亦誠知賄舉朋誼、嫉民自鬪、所獲不償所失也、其他屬官、詳民治制度、明邦交禮節、釐定事神儀法、保存適用科學、雖古今異宜、不可仿行、而根本大綱、則徵古驗今、逾久逾明、誠有萬世莫能易者、近人有言、絕好一部新政變法書、爲康有爲梁啓超僞視古文、全行抹倒、自失所據、不得不敷會公羊、走入窮途、其困自招、其學可知矣、兩漢錮家法、六朝尙釋老、曠隔千年、說此者少、偏遇鮮卑宇文泰、襲名飾貌、誣誕命官、本經因此、遂招詬謗、隋唐科目雜興、羣經盡廢、沈閣又五百餘年、宋王安石、始本孔子雅言、撰釋三經、求禮不得、選擇用此、知儀禮不可行於今日、周禮獨可仿行乎、此但以經視經、而不通觀歷史、究其時勢變遷、因革異尙、以致貽誤當時、重爲詬謗、眞北宋舊氣也、

安石變法是非、自有梁啓超中國六大政治家一書、爲之伸辯、梁氏此

、足徵宋元以來、程稱大作、黨羽已成、造作妖言、構誣異己、史官亦其黨徒、遂造成腐濫煩冗、至誣極穢之宋史、阿姦媚厲、貽誤國家學術者、最大最深、至安石不能變法之故、不獨小人盈國、羣提無助

、即安石亦北宋人、鴛鴦鴛鴦之中、安有麟鳳、材質且下、雖李德裕十倍、即盡行其言、亦終無救於亡國、不過在亡國諸奴中、尙知有國、能慮憂慮、然已大性羣奴、競造謠誣、至今猶難洗滌、然使三經通行、四書不出、孔子所傳之儒學、或可略收實用、不致改孔爲程、語錄講章八股競作、經荒史廢、取亡招侮、至今同歸於盡也、惟周代憲法、實是所在、究非羣喙所能掩、至唐演爲六典、通典、至明清演爲兩朝會典、雖非聖作明述、然一朝掌故、及歷代典章經制、因革損益之故、猶歷歷可徵、不同杞宋、顯然成一憲法行政法合一之中國法系、東洋諸國、除遊牧島夷外、百年前皆爲其所化、此真中國所持以存者、存之即所以存中國也、尙有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二書、一作於中國將亡之時、一作於已亡之後、鄭樵一公爲此、其意可見其功萬世不沒矣、孔子通三統、荀子法後王、皆足此意、無道統正統、而有法系、法系若存、中國長在、使中國皆知注意於此、辱宋以來、索空遂影之羣犬、可以息吠若以春秋制度不同、孔孟未嘗稱述、爲周官疑、試問唐六典、明清會典、在其本朝、果能無時無地不遵行、無人無事不引據否、憲法第舉大綱、列國時地懸隔、但使不背大綱、亦自有其單行法、東遷後、王室降同列國、宋楚各仍其殷制蠻俗、顯違周法、諸姬熟視、

無可如何、戰國封建變爲割據、籍去政亡、孟子且未之見、所述不同、自是事實所限、不能盡如法典者、唐明法典、亦莫不然、謂爲不盡通行則可、執此言僞、未爲確證、且洪範在殷、亦非共習共誦、如果人人能言、武王無待訪箕矣、憲法原非普通教科、如周之詩禮、人人皆應誦習者、孔孟不稱述何害、且益見孔孟之學與教、非專諛媚政府、製造官吏者矣、至於今日、若不究古今時地根本不同之故、而只論一時強弱、則屢亡頻敗之中國、已不足與世界之數、雖云法系獨立、當然不能存在、况更有領事裁判權之侵壓、不得不求免自裁、改從歐系、而此種明倫弼教、息訐杜爭、保障平均、規畫嚴密之法系、遂先本國而自亡、在當國者爲此、自有不得已之情、不能言之隱、而人民何知、陋者愍默難言、黠者趨謹并和、倫紀亡、秩序亂、武力競而殺戮多、子弟狂而室家毀矣、今者華風全滅

此全不因歐風壓迫、辱宋一代、君非君、臣非臣、儒非儒、將非將、洛蜀朋淫、朝端日闕、圖書此作、道統遂開、何異常舞於宮、酣歌於室、富貴矜榮、誇鄉傲父、荒廢侍候、弄筆弋名、何異殉於貨色、常於遊畋、凡改經文、吹毛疵古、何異侮聖言、逆忠道、湖山佚蕩、僧妓招搖、何異環著德、比頑童、百五十餘年、只有僞伊訓之巫風淫風亂風、至於詰我固陋、攘外圖存之華、勤業自強、

實事求是之風、則朝野上下、同心協力、思之誦之、推之絕之、推恐其一息尚存、中國得活、華風滅盡、人人皆暖姝濡需、行屍走肉、然後北風甚勁、先捲燕遼涼夏、殖其種類、一舉而裂其半、再舉而滅其國、金元以來、只有虜風鼓蕩、宋風虛枵、一般人民、智者沿宋習、說性弄文、爲名儒名士、力者染虜俗、攻却轉徙、爲流寇流民、忘國畏疆、事虜媚外、久成風俗、火礮興、歐風至、自然風行草偃、歸化大同、聞風興起者、得風氣之先、法治日新、將來憲法推行、自當純從從風而靡者、應風雲之會、又何從覓華風哉

歐化、黃紙綫裝之書、雖尙存於本國、當亦如黑族紅番文字、同屏諸世界之外、何況尙書周官、本國人先吹垢索瘢、自斥作僞、通典會典諸書、本國人共詬爲君主專制、摧殘民權之書、不過其書尙存、曾經讀覽者、三五年尙難死淨、本國人講授本國法制史時、不得不掀翻此類書、援引一二、作爲襯墊新法、劇中美西之資料、再閱數年、老朽亡、刊本盡、中國人人不見此書、求如今日之攻僞詬暴、而不可得、中國四萬萬人中、有願再爲孔鮒伏生竇公河間女子者乎、曷廣取此類書而壁藏之、升四史、九通、清會典則例、卷帙繁重、非甚有力者不能存、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孫詒讓周禮義疏、則稍有力者、皆可存之、且甚盼廣告之東西洋、或者野矢外求、得收其效也。以待積富競權、壅而生變時、容或中國人、有因同歸貧弱、絕其依賴、反而自求、更尋本國法系者、然而外

蹴內斥、歲月縣長、恐存者皆不及待、殘書雖存、言文全異、亦復何人解得、仍如西漢孔安國所上古文、終歸消滅而已、地球且有毀時、敢冀已亡之中國法系、必可復活而久延哉、

中國人民長於拓殖說

此考後跋語至今猶多利賴之者句下注也摘出附錄為第七篇

黃河流域、為中國民族遊牧時所開闢、庖犧氏得開闢前古民族之河圖、其圖當係石刻、略載黃河流域大勢、仰漁闢地、特作前導、故珍為天賜瑞應、石質既重、每出貧地、必以八尺之曼負之、至周猶存、圖亡後譚緯託之、而陳搏之黑白圈出矣、盡闢黃

河流域、終於山東山東、伏羲陵在魚臺、孫星衍已詳辯之、耕稼既興、神農都於

曲阜、南鄰共工、共工氏居江淮之間、即今江蘇北境、南方多水、故其民發明隄防、壅遏四水、下游、以薄窳桑窳桑、即曲阜也、中國民族與戰、殺其酋長、適值淫雨多時、

人民疑共工之鬼為祟、觸折天柱、女媧氏乃發明廡、變、掩蓋巢窟、俾免浸灌、此即所謂練石補天也、既征服之、佐中國平水土、祀以為社、至唐因其族不馴、流之幽州、又北逐夙沙氏於青州、肅慎女真滿洲、農商諸政、醫化諸學、咸見發

明、不幸南方苗族、先我發明五兵、蚩尤北犯、農民以耕具當之、

輒敗、諸大地主、相率北奔、土地盡失、中國不國矣、幸黃帝新自崑崙度漠遠來、發明弓矢、以破五兵、涿鹿殲敵、中冀磔酋、豷九肩、

在今嘉祥、俗儒以為獲麟象、引師而南、不惟故地全復、並苗疆亦以次戡定、其時諸舊地主如何復國、立功諸臣如何錫土、內地異族如何釐定、新降苗

民如何安插、自不得不封建萬國、安置諸族、封建制度、緣此而起、絕非貴族專制、必應打倒者也、明

民共財、畫井均田、非其財安能畫井田、此真土地國有、平均天下之要政、然非值大難初定、大功告成之時、亦不易爲此也、中國立國、至此確定矣、然帝號非有發明科學、建立功德者、則諸侯莫朝、中國諸族、依然渙散、且戰敗之苗族、積忿莫逞、制五刑以峻法齊民、挾詛盟以巫風亂俗、乘我閒隙、便滋梗撓、故少皞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之末、三苗逆命、黃帝撫定之中國、版圖統一、仍難鞏固、顓頊於是絕地天通、分離政教、此後嚳序星辰、堯置閏月、專以觀象授時事天、禁絕讚美祈禱宗教形式、教燄熄、神話衰、苗民乃戢其梗頑、終就竄伏、惟當時統一方難、洪水又作、堯年已老、乃汲汲試舜、敘揆賓門、諸侯咸服、始仿四岳封禪之法、使攝帝位、上古諸侯、皆自以氏族、世有其國、獨至帝號、則必發明科學、德被生民、始能得大多數服從、奉爲君主、憂勞天下、義發實倍重於權利、其位固不可力征經營、其後亦不必子孫世襲也、且不獨帝位爲然、四方諸侯、亦自有其小國體、每方各舉一人、謂之四岳、開會選舉、皆在各方大山之傍、尊其山爲岳、名其地爲明堂、四岳舉定以後、中國有帝、則入奉中央、代表朝覲、無帝則聯合與國、主持會盟、合己甚人、賈勞舉甚、不字來者、早退職矣、字來者、服務半生、不叩自恤、必時時籲衆求代、羣侯擁其老而允之、仍在明堂集會更舉、辭職之岳、乃升中致祭、告成功於天、封土存諸諸之封、降後即在明堂、將應辦未藏各事、交付新岳、謂之禪、三方無間、惟東方之岳、得舉封禪之通者、七十餘家、故堯岳之長、獨曰岱宗、因四岳禪代之地而得名也、諸侯行之既熟、堯始仿此典制、施之帝位、故先者四岳、追師錫得舜、歷試乃禪、然亦原攝帝政、必待放勳殞落、朝覲歸、然後之中國、踐帝位、非如四岳、即封即禪之易舉也、當時丹朱、亦皇皇欲嗣帝位、然所恃惟在廣作博遊、不避艱難、到處宣佈政見、政見空談、斷難一致、異同既多、

則露訟以爭之、朋淫以挾之、附之者諉爲啓明、即今人所謂開通文明也、抗之者視爲傲虐、即今人所謂一團體專制也、秦獨斷空談、斥露訟、決其無成、舜則發明物質科學、屢著實效、隨處振興實業、開闢市埠、耕稼陶漁、成邑成都、利益最廣、服從自多、大政治家之兩任炫權、籍人口而導民以爭、不若大實業家之科學阜財、厚民生而得民以德也、禹繼禪後、不三傳而國遽失、當時諸侯、坐視羿浞吞噬、除夏拓巨外、無一仗義勤王、興師討賊者、可見侯國皆能自立、王位有無、尚不足假以召號、使無少康、三代無夏矣、商代王位繼承、初無一定、往往致亂、幸藉賢聖之君六七作、得以不失統一、王位始重、周初周公若援殷制、嗣位武王、初無一定、乃代王復辟、詳定傳子之法、王統乃無、然猶與天下諸侯共之也、封建亡、割據滅、秦漢以來、中國乃真成一家一姓之私產、然藉以鞏固統一、得成開明專制、合全國之力、以謀外攘、如漢武帝、唐太宗、不可謂非中國偉人、視俄彼得、德威廉、似遠過之、惟科學久亡、有功無德、蓋商周之有天下、尙是德力兼用、漢唐則以力外拓、魏晉則以力內募、敗壞至於辱宋、并此凋瘵靡存之民力、亦挾猜估庸、務行斂耗使盡、以便其露訟之名、惰遊廢事、既積畏剽掠殺人之力、亡於胡貊、復自喪發明科學之德、讓之歐西、從此中國一家一姓之私產、又變爲外國人使奴括財之公產、沿至今日、立國之基、一無可恃、亡國之俗、無一不存、西德東來、勉強學步、裝模似則舉國若狂、論實學則歸國頗異、總統宋俗未盡革除、是以西德難收實獲、彼扶精密利用之德以來、我仍舊惰空談之風、以待存亡之數、無待言矣、自念少壯求學、誤於辱宋者最多、十年前、尙沿姚鼐以義理辭章考據爲學、說、此外皆不以學視之、幸猶涉獵經史、未至全爲所蒙、今雖覺悟、業已年邁學衰、毫無實用、即推論中國所以稱文明致疆盛之故、亦見聞全殊、是非都倒、遂空拍胸、略無發明、不得已、乃於經史中、就中國盛衰興亡之迹、逐代求之、乃知辱宋之風俗學術、及元明諛宋之說、說一日不盡革除、國學一日不明、西學亦一效不獲、遂不憚絮聒、再四言之、甚望全國學人、鑒此覆轍、舜禹繼堯、汲汲於巡方岳、同風俗、平水土、則壤賦、九州攸同、五服咸弼、至是中國乃有確定之中央、不至時合時渙、三代繼治、人民休養生息、大異今日、隨時隨地、皆有合羣關土、獨立成國之能力、而仍不與本國絕關係、據可

徵者言之、則相土啓商、公劉館豳、無餘封越、武丁伐鬼方、太王
開岐周、太伯開吳、箕子開朝鮮、象封有碑、云在今廣東、不敢信、然衡湘間地、實舜所開也。楚開南服、
晉略狄土、秦霸西戎、齊滅萊夷、足徵當時國家資力、與人民程度
矣、封建廢、割據成、其力加厚、韓魏并伊洛之戎、燕趙卻北邊之
虜、司馬錯開蜀、莊躋開滇、始皇統一、收新秦、開閩粵、獨徐市所開、無功以
不惟與祖國絕關係、且反噬也。下逮漢景、七國平、割據息、國力悉萃中央、而人民自
治能力猶富、始能收開拓郡縣、至今猶利賴之。見前跋、雖東漢光武
父子、習僞釣名、不無鑿喪、猶資其餘威、北逐匈奴、西滅叛羌、
漢末內政濁亂、降胡擾邊、致墟朔方五原雲中定襄西河上郡、魏晉
棄置不顧、遂啓五胡元魏三百餘年之亂、然南北一合、民治雖亡、
國力仍裕、唐初藉以開拓安西、平定突厥、征服高麗百濟、攝服日
本、惟民治不興、拓殖無力、厯廣置都護府、而漢之遼東樂浪玄菟
帶方諸郡縣、卒不能復、致渤海契丹女眞蒙古、迭據互噬、兼并坐
大、凌躐中國、歷三百餘年、而卒盡滅之、遼金中葉以後、非無可乘之隙、自非辱宋之昏德批政、秦言稱俗、亦

不致絕望恢復、安坐待亡、孟異之會元滅金、究視趙信之會金滅遼、為善勝也、安史亂後、中國國政民俗、事事與開國及

唐初相反、此則科舉誤之也、科舉久亡、不知因何而舉、唐時科目雖多、略無實用、注疏成而經學亡、其大半試以帖括記誦、尤為庸陋、其他涉及科舉者、又非徒文辭所能試、惟承齊梁

浮靡之餘、辭賦尚盛、故惟進士一科、得人最多、文選繁、秀才就、唐人、一代舉術、不外乎此、至此諸學皆微、始專以文為學、而學用異途矣、三鎮歸朝而不能收

吐蕃深入而不能禦、末葉雖幸彼衰亂、得復河湟、然亦太宗餘澤所致、乃天幸非人力也、幸猶武力未盡、猜

術未工、雖以不能統一、召亂致亡、終不致積畏外夷、大辱中國、

然文學辯言、流為蘇軾、禪門自性、竊於程頤、已近辱宋風氣矣、

辱宋遺禍、擢髮難數、明張溥論趙構有云、不能憶舉其辭、靡舉其意、人家不肖子弟

、致亡家者、為椎埋猶勝於為媚優、辱宋本不足言國、趙氏一姓、

皆應以亡家下流子弟比之、趙匡胤趙昞、則棄祖遺田產、括商號資

本、陽導淫佚、陰行猜忌者也、趙常則辱賤性成、而造作巫僞、裝

點排場者也、禎曙項煦諸奴、則鴉片大癮、事事不能過問、一任羣

僮挑是非、開口舌、以植黨造譽、市惠營私、翻因廬圯田荒、使其

遊惰、強以宴安酖毒、誣詆聖明、亡中國而禍萬世者也、幸而契丹亦梁宋俗、不勤遠

略、不然、一舉而滅之、俾早垂鑿戒、猶勝於貽誤萬世也、其中惟趙項為稍知危亡者、然舉國無人、動輒謬誤、翻貽叢謗、王夫之謂其求治太晚、彼自有感於明思宗而言、然以安不忘危之義律之、不猶

琴趙植趙曜朱翊鈞之竟不圖治，朱厚照厚熹由校之反以益亂者乎。 佶桓以下、則狂嫖浪賭、蕩盡遺產、流為娼

優、視受詬辱、苟活數年、餓斃道路、求再為娼優、而不可得者也

、不意炎黃後裔、乃有此一般賤種、至其一般家奴、則韓非所言八

姦、足以盡之、下者為同床在旁養殃、次者則父兄威疆四方、最上

者亦不過民氓流行、挾此術以為優遊、猶不失為姦雄、乃宋人並此亦不能為。 藉以竊位謀樂、聚黨弋名

、說閒話、嘔閒氣而已、間有鉤串使媼孌婢、調和主母幼主家務者

、則誇為奇功、使後人竟若忘却史丹在漢李泌在唐兩事者、 雖有喪師辱國大罪、亦不害其為名

臣、包拯一鄧都耳、廉酷雖同、而蠢訐過之、在漢則為酷吏、在宋

則為名臣、漢宋人材識高下、相去豈止十倍、清郭琇善於揣時、知當守欲得獬豸、幾亡國而自嬰罪戮矣。 一部宋名臣言行錄、有能外此者乎、自宋以來

、漢文臣除明于謙王守仁、清季曾左胡李、各建大功者外、有一不

企慕歐韓、希蹤文富者乎、漢人積習、誤於辱宋、卑劣至此、無怪

清世宗高宗、對於漢臣、深惡朋黨沽名、虛示恩榮、不加信任、且

力戒其種人也、禮廟樂壞、實學全亡、文人登朝、本無可建功處、韓非又不分功過、直揭隱衷、使懷祿尸位諸臣、無處尋立足地、故文臣深忌之、當時擠之死地、後世猶譏為警誡、

張之洞言韓非教人主以不誠，蓋深畏人主知之、而名臣矣所憑藉也、其言清世宗高宗、早已知之、且假其術、以駕馭漢臣、而陰待其種人、未幾會左胡季、亦幸值滿洲無人、且深知漢人慣於臣虜、始得依附文慶福順順官文、以成大功、不然、早已逼隨之而據其功、作張黃四梁大紀之續矣、然則本族人主、馭此輩竟無策乎、馭之慎無用刑、此輩既藉名弋祿、亦不惜以祿殉名、愈黜則名愈高、愈殺則勢愈橫、藉事造謠、激生變故、惟漢武帝處此、最爲得法、秋山至程頤蘇軾、亡學亡國、前斷頭、羣啄息託、非行實事求是之法、烏能濬辱宋毒垢哉、

己屢言、不復贅矣、明復中國、幸收大寧開平東勝哈密、續復安南、又復力追辱宋惡習、於全盛時、悉自棄之、國烏得不再亡、清滅臺灣、盡鏹明裔、雖爲中國慘史、而關土置縣、仍利漢民、中葉後西力漸東、虜燄漸衰、山東河北人民、始得潛行出關渡海、重闢遼東大寧開平東勝諸衛故地、太平建國、疆俄南侵、蹙地五六千里、始悔遊牧虜俗、不足保疆固圉、自弛漢人闌入虜境之禁、繼以左宗棠收復西域、趙爾豐戡定喀木、于是東三省、三特別區、新疆、西康、得悉受中國郡縣之治、再見拓殖、足徵此類能力、夙爲人民自有、雖五胡亂後、屢經中國孱主督儒、反其道復謗其行、異族暴政虜俗、摧其力并申其禁、而得閒即復、仍箸成效、知人民勤勞自樹之程度、與三代秦漢培植教導之遺烈、弘且遠矣、中惟安南因

辱宋棄之、乘閒叛國獨立、反藉以脫蒙古之禍、明代復入版圖、而中央地方、各沿辱宋奴習、一棄一據、判成兩國、雖仍脫滿洲之禍、而亦先中國而亡、千餘年中國之故土遺民、永淪異域、雖欲存其土宜民俗、建置沿革、而歷史記載不詳、方志屏置屬國、稽考殊難、真成化外、異日即可再合、尙不知需何時、用何力、漢唐故迹、及其時人民遺胤、殆終不得隸屬中國、存其名號、思之心痛、此外如臺灣南洋各島、暹羅緬甸、遠及非洲、何一不資我民力、爲之開闢、除清因敗割棄者外、餘多誤于辱宋邪說、力謗勤遠、左傳載不務德而勤遠略、外事必有內憂、二語、王夫之皆論之、大快人心不知利用、反摧抑之、誤國棄民、惡逾豺虎、致盡爲強有力者掠得、受其壓迫、近雖藉交通之便、得以聯絡、亦難收其地、撫其人、爲中國効屏藩之助矣、尤可異者、宋人無論古常識、經國遠猷、辱宋諸奴、論史則專取一人一事、舞文弄筆、無一不謬、論政則務爲累牘盈篇、大言腐說、無一不空前碎陳腐、設淫說、說至途窮、則崇儒愛佛、尊王賤霸之道辭出矣、其貽誤最毒者、則樊大吠堯、謗漢唐而諱顧瞻、即日甘帶、演性道而造圖書、以蘇洵之險說、龔頤、敢搖唇數舌、而論六經、何異盲人說日、捫籥扣琴、不解方音、何以使人誦、豈真宋人立言不朽、更可藉創桐城派耶蘇轍徒挾其家傳縱橫陋技、創爲周唐

外重、秦漢內重之說、離間中央地方、使互生猜懼、自競疆弱、豈知集重中央、何代不然、此亦須人主能自將、否則領以心腹重臣方可、若如漢唐宋季、以宦官典禁兵、皆致劫君殺相、甚至天子廢立、亦出其手、趙匡胤藉杯酒罷兵諸奴、而盡荒務地、至兵盡回歸、又烏足云重哉、審時應變、輕重何常、互較預防、必至兩弱、周唐中業、中央積惡致亂、先已自輕、猶藉外重、得延歲月、其實內輕則外亦自輕、桓文何能禁秦楚之疆、藩鎮何能禦黃巢之亂、同歸於盡而已、秦漢亦內亂先作、然後六國遺民、涼州邊將、乘隙而起、得以各復故國、大擾長安、安見外之果輕於內、總緣險詖之習、

先據於胸、故雖比較審證、力求自圓其說、而終不能切合情事、中准而後世之君、以欲規當時、者、然以此說之、誠無異抱薪救火矣、此等疏陋猜鄙之論、決不起於隋唐以前、緣其時國力溥存、內外並重、亂則豪傑乘時、自為改革、弱則藩屏猶固、互為助援、從未有若辱宋一朝、猜忌荒嬉、耗竭民力、內外並輕、國民交蔽、安坐以待虎狼吞噬、一息尚存！猶防家賊者也、今者三代民治、漢唐遠略！猝不能復、非敦俗重農、勤業保富、不能復民治、非俗厚民安、力疆財裕、不能恢復遠略、辱宋名儒名士、素空繁情、已致亡國敗俗、若更欲以逐利、導以競權、前途效可觀矣、惟願我中國學人、姑移其偽經詬孔、劇

中美西之風、取羣經中之有實用者、羣經中惟禮記之明堂位、中庸、樂記之半、最讚美本宗教惡習、韓非所謂巫祝頌禱、千歲萬歲之辭、而中庸爲尤甚、口、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者也、去此惡習、羣經中之實用自見、合之歷史、以爲經則可、若聽程頤妖言、舍史讀經、則羣經無一可參以物質科學、究其變遷興廢、以企適用於今日者、皆成誤人之舊矣、今日、以之教授生徒、庶可確見華風、稍存國故、無徒畏彊趨便、咸作螟蛉、至於將來政治、鄉曲溝壑、非所敢言、惟祝我中央政府、力去辱宋陋明空言鑑習！郵兵燹民生！而遠追周漢：我邊防重鎮：早鑑高麗越南獨立貽禍：息地盤妄念：而誠衛中央：保存自有之法典、提倡實用之科學、養我習樸耐勞：長於拓殖之民力、俟彼競權壅富、激生紛糾之一時、故國長存、華風可振、大同之化、要自我開之、使人同我、而非舍己從人、惟恐不肖者、所可藉口也、以此貢言、庶不生違背現行法令之嫌、而受言論自由之保護乎、

文成於前兩年、危亂尙不若是之亟、今又異矣、竊以爲即使國亡、文言亦不致全行廢盡、王船山氏讀通鑑論、成於明亡以後、至清末乃大收其效、茲實不敢妄覬希蹤、然亦不忍竟不就正邦人、容有勤學尊史者肯賜誨也、

癸酉季春
羅璋再識

山東西晉州郡國縣沿革圖考後附論三

篇 辛未季秋

附論上

西晉之後、爲十六國、要亦崔鴻強名之耳、魏書列傳八十三至八十七、除南朝外、合前後南燕爲一、而馮跋別出、備數之、祇得十四、晉書別出張軌李玄盛列傳、而載記所列、三燕各殊、亦祇十四、顧氏方輿紀要、則并冉閔慕容永楊茂譙縱列入、爲二十國、而又佚翟遼、今本十六國春秋、則襲崔鴻書舊目、說史者多用之、十六國之名遂定、其實張氏自張祚外、守晉爵土、世篤忠貞、張軌入衛之兵、張駿北伐之奏、繼出師表、而與祖逖爭烈、雖亦逼於侵陵、稱藩強虜、遠於江左、私立紀元、然皆中國不競、遠負張氏、而非張氏之負中國也、傳世九葉、獨以一州、保存中原文獻者、七十餘年

、疆土告淪、乘閒歸國、遭際阨於竇融、支持久於劉琨李矩彭義斌、鄭成功、若論保境衛民、遠勝錢鏐萬倍矣、史家不爲表章、反夷使與秃髮沮渠同列、宜乎趙保吉、黎季犛、以及高麗越南、因亂自外中國、致漢唐郡縣之地、多淪爲異域也、顛倒是非、漫無勸戒、魏收本中國人、旣忍以烏夷目故國、又何論於張氏、唐纂晉書、已更正之、今何必仍魏書之舊、湮忠節以惑將來耶、此外二趙二秦燕成諸虜、尙能收合種人、略具國式、其餘西秦四涼、不過如唐藩鎮、赫連氏則遊牧而已、此而亦以國稱、無惑乎史事煩猥、猝難斟理、致契丹厯盜燕雲、亦得濫廁正史、全史記中國事、傳中國人不及十分之二、而亦列至不堪讀、將來必先各史而亡、如或有時有人、發願改修宋史、爲正史名實相違、大辱國矣、以宋史之無靈虛誕、則於四夷列傳中、增列契丹阿保機一傳而已、遼史不足存也、明祚終於永曆、不聞史有續編、御史中問亦謂續明史應修、然未聞有操觚者、近則事事皆可有史、人人有皆可爲史、務從外例、競造諛辭、語傳信則螻盡前人、取媚人則賤同小說、史亡國亡、徵兆顯著、亦何容辨正史例、且沿習旣久、猝難變更、近時日本人研究我國歷史、有以苻堅誓合北方、小作約束者、取便學校講

授而已、於史例國情、究難盡符也、

附論中

我國種族風俗、文學政教、自經五胡亂後、無不由純入雜、由實入浮、虜俗徧於中原、族易淆而夷夏混、篡攘習爲故事、權易競而朝廷輕、家法絕而經亡、分據久而入史亂、玄言盛而子微、浮豔多而文靡、學校廢、塔廟興、而教育變爲宗教、門閥橫、中正亂、而選舉永無公評、子遺之來弗恤、反僞荒肆詆、使黔黎絕望舊邦、僑寄之治日紛、而民職全亡、使郡縣徒成官治、凡此境象、大異秦漢樸直堅疆之舊、漸開唐宋頑囂傲惰之風、究其禍源、不外乘亂邀權、功力不充而以術竊、立名求達、學藝不尙而以言爭、是雖操懿襲篡、稽阮談玄、亦不意延禍至於此極也、至此而炎黃建立、歷代相承之中國、歷二千餘年、長爲世界文明先導者、一敗塗地、遺胤竄遁江左、苟延二百七十三年、自晉元帝建武元年丁丑至陳後主禎明三年己酉全歸漸滅、猶幸去盛時

不遠、遺民中多尙材桀、高歡雖同化於胡、楊堅卒能盜國虜廷、混一區夏、政府自削其土、自亡其國、翻藉遺民詭隨篡竊以復之、辱何待言、所痛者、種教政俗、自此糅雜、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旨湮、知漢族之祚不永矣、唐初太宗興、武功幾邁秦漢、而殖民易俗之力微、文治踵襲齊梁、而實事求是之學絕、疆盛甫過百年、而安史亂作、藩鎮繼之、中國遂長此俶擾、其異於五季兩宋者、不過猶藉舊日餘威、保存聲望、爲中國主、不致大受侮於外夷耳、然已庸惰浮靡、漸成辱宋亡國之習矣

附論下

周秦以前、荆揚初闢、荒服風土、不適殖民、文化尙在幼稚、全國海疆重地、無過青徐、分州最狹、殖民最繁、自風姜啓宇、伏義陵在山西、東魚臺在清、孫是衍有伏義陵考左傳在宿須句顛與、有舜有仍對灌對鄆有葛有窮戈過皆在山、風姓也足徵山東自伏義時已開闢矣、少康中興、東足見當時地富人殷舉動顯關中國大局、齊魯建邦、宣尼述學、詩禮之化、霑被中原、蠶桑之饒、衣冠天

下、臨淄居民之庶、不讓秦之咸陽、琅邪海埠之繁、何殊今之上海、全國文化、蒼萃於此、視近代之江浙、猶或過之、晉室東遷、頓成荒落、疆土荆榛、人民塗炭、中原故壤、匪長安鄴城、以強胡迭據、猶存重鎮形勢、此外邊地盡爲胡窟、腹地悉作戰場、今之山東河南兩省、被禍尤酷、始猶戎馬屢躪、慘被汙瀦、繼則田戶全荒、淪爲甌脫詳後南燕考中、河南地居正中、恃有洛陽鄴都、故能屢荒屢復、至南宋始衰、山東則自此亂後、遂無關天下輕重、第附屬燕豫、并割據亦不見矣、蓋山東爲黃河流域之濱海地、五胡亂後、菁華南徙、地已非漢族所獨有、然就歐亞兩州地形觀之、則惟黃河流域、適當溫帶近南、氣候溫和、水土深厚、足以拓地殖民、作東半球之中心點、印度偏南、歐洲與此流域緯度、相同之地、大半爲地中海古去、故歐、洲航海業發達、而國境華離、不易展拓、且自羅馬外、無能暫統一考中國開闢之早、文化之殷、拓殖之繁、統一之固、皆由於此、體國經野規劃、唐人雖不能晰、尙沿歷史陳迹、不至大謬、且其中葉、關中雖敝、河北猶疆、秦隴雖殘、燕雲尙在、對內猶維持共主、對外猶不喪國威、敷

衍至三百年、朱溫盜篡、方輿復裂、王師範朱瑄朱瑾、非不據有州鎮、興師拒汴、曾不獲如高季興周行逢、足徵山東凋敝、并自保亦不能矣、辱宋措置、無一不謬、即論建都一事、棄涼夏、不敢都關中、失燕雲、不敢都河北、洛陽獨不可經營乎、何據何因、必襲礪山劇盜契丹乾兒之舊、仍都汴梁、知金陵爲汴梁臥榻之旁、偏忘卻汴梁亦燕雲臥榻之旁、無他、趙匡胤亦朱溫石敬瑭一類人物、天生此一羣妖孽、使盡亡中國而已、此後趙構南竄、舍建康而棲臨安、洵無媿祖傳下流種子、不可救藥、以此種人主中國、任都何地、無不亡者、况又濟以猜忌、繼以昏荒、輔以鬻私、佐以嬉傲、弛天下於酣豢醉夢之中、敗人才於闕枵惰遊之內、試觀遼瀋流域、廣袤不過略如燕晉、任使中原耗斃、異族日強、北宋人苟稍具天良、何至習惰談空、市名角黨、任其凌侮、毫不動心、况遼自兀欲以來、篡弑相仍、漸消鷙悍、金自烏祿以後、豢染宋俗、日即萎靡、自非辱宋敗壞國人、至於無學無藝、降同印度黑番、則明明有隙可乘、豈

徒助一夷、滅一夷、聽其徵發、若屬部然、卒授全國於蒙古耶、自此以後、關洛荒殘、趙魏破碎、晉代多瘠、齊魯少文、涼夏燕遼、幾不爲中國殖民地、河流汎濫、變沃土爲汙池、虜俗浸淫、化耕氓爲流寇、國語有云、夫周、高山廣谷大川也、今蕩夷而爲魁陵溝瀆糞土、試漫遊黃河流域、此種慘狀、隨在多有、即無外患、已不勝盛衰今昔之感、而曾無對之傷心、思之滋懼者、翻因胡羯迭興、燕綠篡國、今之北平、常爲首都、援以自豪、不知正惟黃河流域、永無繁盛希望、始致北虜南兵、戎馬往來、如行無人之境、而長江流域、亦自失其屏蔽矣、今日邦家新造、世界大同、政治法律、教育習尚、業已向化畏威、不征自服、學術風俗、僻鄉間有頑陋、至於通都大邑、靡不述行纂言、追摹顰笑、誇人炫衆、勉追列強之侈、力避不肖之愆、語言文字、亦有岌岌不能自存之勢、南歐化而北虜俗、現象已成、保存無術、此亦時代遷流舊者必亡定例、大陸菁華、日趨於海、溫帶氣候、日移而南、南洋各島之日關、黃河流域之

就荒、趨勢一日千里、將來山東半島、河北天津、或以近海之故、得存市埠、此外腹地、水壅山童、塗荒城墮、或竟變爲沙漠曠場、若今之內外蒙古乎、中國首都、或竟移於嶺海間、北阻淮漢、南跨南洋、以立國乎、漢族得永主中國乎、歷史猶足資考證乎、來日大難、杞憂曷極，亦深冀後兩事之長存，前兩疑之不實現也

山東東晉劉宋元魏三朝僑置郡縣表後

跋

附山東後魏郡縣沿革圖考後壬申春季

僑寄之設、本緣人民避亂初徙、懷土思鄉、保聚他方、自成邑社、始有此制、遺俗能存、故國常在、全恃乎此、豈意南朝、純沿操懿欺人孤寡舊術、因亂攘權、習玄成情、詐虞互試、鬪篡成風、疆土日淪、恢復絕望、亂多制紊、時久情遷、於是版圖復宇之思、一變而爲南北相高之俗、十羊九牧、浮僞滋多、誠如高洋所言、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村、虛張郡目、蓋自永嘉之初、迄於元魏之餘、秦漢郡縣制度、固已摧敗華離、無能整理、非廢郡存州、漸成唐宋州縣之制不可矣、然此猶初經大亂則然耳、久亂三百餘年、中國實力虛聲、皆未大損、隋氏猶襲魏晉故事、以成統一、唐初猶追秦漢餘烈、以見中興、國民自樹、不爲不堅、三代培植、不爲不厚、然而華夷混而禮俗渾、玄禪興而浮枵侈、政惟縱荒植黨、靡見遠

猷、學惟說理論文、莫收實益、民治無人過問、而士夫競尙惰遊、工藝聽其自然、而興作惟崇塔廟、安史亂後、國事益非、統一不過虛聲、割據亦難實見、河隴全淪異域、固圉無謀、長安屢作戰場、補牢乏策、藩鎮疲而盜賊熾、禍難多而胡虜興、人材耗聚於虛文、民力消磨於積亂、每下愈況、至北宋遂成一舉國無人、無事不謬、坐待覆滅、無能挽救之俗、辱宋南渡、人民喪亂習經、保聚力弱、並僑寄亦不再見、苟延百餘年、而全國爲虜矣、故中國之成國、始於炎黃、鞏固於唐虞、文明於三代、至西漢而如日正中、至其亡國之因、肇於東漢、自操懿篡攘、啓五胡南北朝之亂、歷三百七十年起漢獻帝延康元年庚子、至陳後主禪明三年己酉、而一亡、幸猶北合於隋、自安史叛逆、延五季遼金元之亂、歷五百二十六年起唐玄宗天寶十二載甲午、至宋帝昺祥興二年己卯、而再亡、蒙古盜據、又經八十八年至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共歷六百一十四年、明祖始以流寇復國、乃昧於國所由亡、不知鑑戒辱宋、反務崇其糝政頽俗、不及三百年、亡國與宋同、而其子孫受禍尤酷、蓋自辱宋以來、國俗已頽蕩竄樛、

純染印度宗教南朝傲隋習氣、並唐初夷夏混合、文嫻武銳之材、亦
不可得、既不能支剽掠之虜、又安能禦技巧之商、至今日而故國漂
搖、瞻烏止屋、政俗頓異、風景全非、天柰何生我爲中國人哉

編纂山東後漢至隋各代郡縣沿革考將

成附論 壬申春季

中國自武皇北攘、嗣烈軒轅、郅支懸頭、呼韓稽顙、版圖式廓、民物滋豐、大振天聲、永縣漢族、當日世界中、可以配三才而統八極者、僅見中國、遐方殊俗、異類等觀、泰運包荒、姤凶見兆、婦寺亂政、矯僞干名、元成已然、新莽尤甚、光武業雖紹漢、政實從新、以讖記復劉宗、以柔道治天下、奇文異數、皆銅符金匱語言、明堂靈臺、盡天鳳地皇制作、選槐鼎於圖籙、彌覺罅於宮闈、文飾術工、激詭行起、儒生知預言可貴、援妖讖以說羣經、方士挾幻術售欺、延胡僧而興佛教、外立四帝、臨朝六后、成貴戚宦豎之爭、顧厨標榜、符呪招搖、致黨錮黃巾之變、迹行則賢姦並失、論治則禮法皆窮、軼入譎謀、激成虛曠、操懿始禍、嵇阮逃玄、毀裂天綱、弛崩禮教、易帛符於居攝、腆然舜禹可知、襲文玩於建安、乃託老

莊糲漚、國之亂亡弗恤、反乘以伺機爭權、行惟傲慢爲高、更假以弋名竊位、向姓則魏防晉縱、皆成召亂之媒、異族則江論郭謨、莫定徙戎之計、中原淪喪、南渡漂流、鄙夫益競政爭、華士惟憑門望、中惟祖逖桓溫、公私雖異、而眷顧不忘神州、謝安劉裕、順逆雖殊、而功烈能安江左、又值蔡謨王羲之之輩、先阻北征、道子桓靈寶之徒、競爲內鬪、習成風俗、遞相詐虞、家國同傾、江河日下、始猶恢復絕望、繼則篡竊公行、惟聞宋齊梁陳之廢興、遞見青豫兗徐之淪沒、元嘉猶河南冀復、至大明而淮北同捐、天監僅淮堰是爭、至太清而金陵亦陷、至於士矜虛誕、俗尙鬼祿、清談降綺靡淫辭、迷信恣罪福妄說、始於魏三祖、成於文選、學術僅辭翰一途、鄙如天師道、幻如浮屠、宗教成遁逃淵藪、試問篡攘何以立國、愚妄何以爲民、梁陳無待云亡、文武已悲道盡、三代秦漢遞傳之國、裂於魏而亡於陳、九州農戰自治之民、斃其倫並雜其教、尙幸腥羶雜種、曠野虜風、猶震天漢聲威、尙慕中華文物、據圖送璽、苻堅無

望自承、改姓禁言、元宏惟恐不似、雖遞形亂弱、致見詭無足疊夷、而未至混同、終羣奉相承正朔、徒以瞻烏靡止、非種莫錮、遂長此夷夏雜居、自喪其寰瀛共主、更幸故國雖難復宇、子遺猶善盜權、光復仍假禪文、統一翻資胡力、軌同南北、亘唐得藉以中興、封啓介鄴、外族遂參入正統、此則我中國、版圖氏族、憑餘烈以縣延、而地制民風、成無形之改革者也、綜覈政俗、互較漢唐、知南北之變遷、實古今之樞紐、仕宦惟邀權朝內、而守令徒畀謫官、學業惟競巧文言、而經史莫求實事、民職賤同厮役、而嗇夫三老、自魏無聞、方言雜以虜吳、而沈約四聲、至今沿用、八法興而六書廢、三教勝而九職亡、經說成聖證之誣、尙書獻古文之僞、國弱而方州尙重、已開藩鎮先聲、士浮而選舉無憑、遂啓科場積習、郡縣析則人忘懷土、疆逾蹙而制逾紛、陂渠廢則水不利農、北日荒而南日闢、總緣學荒政失、教誕民愚、非談論不能得名、非強梁不能攬利、官治流、民治廢、謀國惟爭名於朝、募兵悍、徵兵疲、整軍乏知方

之訓、吏治文書、隸司徵役、官民反多一隔離、將成竊鈇、士惟談空、文武皆不堪貴賤、富貴徒供驕惰、務抑人而自縱豪淫、農工下厠傭奴、無進步而日形窳鈍、從此百工惟曠、庶績咸荒、託成周禮制爲詔驕、易盛漢兵威爲鬪掠、改郡爲州、改州爲路府軍監、卒成胡元畫省之非、易主而奴、易奴而徒隸髡黜、重見辱宋亡國之禍、蕩山川爲魁陵溝瀆、變文言爲詰屈鉤翰、八表同昏、千秋迷復、屢見野祭阬灰之慘、不勝倫亡族圯之悲、雜數亡徵、深探亂始、或者政荒俗弊、訾古者無味所由來、庶幾鑑敗圖存、憂時者得勉求自樹而已、

山東唐道州郡縣沿革圖考後附論

癸酉仲春 望後作

舊唐志、河北道營州後、列燕州等十八州、安東都護府、末云、自燕以下十七州、按州實十八、而云十七、或不計濱海沃州、歟、皆東北番諸降胡、散處幽州營州界、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安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為寇、遂擾中原、至德之後、入據河朔、其部落之名無存者、新唐志特列羈縻州、隸河北道者、突厥別部州二、奚州九、府一、契丹州十七、府一、隸羈州三、府三、降胡州一、初、突厥奚契丹靺鞨諸羈縻州、皆隸營州、武聖萬歲通天元年、契丹松漠都督李壽忠反、陷營州、諸州府皆內徙、中宗神龍初、乃使北還、二年、同降胡澤州、皆隸幽州都督府、又高麗降戶州十四、府九、隸安東都護府、

漢平朝鮮、唐平高麗、其功一也、何以漢之郡縣、縣歷魏晉四百餘年、至五胡亂後始荒、唐之州府、不及三十年、已陷於契丹、不及九十年、而永淪異域、自安東亂後、內則魏博成德盧龍淄青裂土、外則沙陀契丹女真蒙古遞狂、中原腥穢、九域陸沈、凡歷六百一十四年、自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乙未、始再見統一之中國、辱宋既未統一、不足云朝、實遼百金、至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不足為國、歷史如紀時代、無寧注意遼金元、尚可考見華夷消長實情、與本國滅亡真病、無再以猜荒庸情、誤國陷民、致養成人人皆可以亡國風氣也、較五胡索虜之亂華、時倍之而禍萃之、蓋已如壯夫猝膺纏綿篤疾、幸得偷甦復延、而神情荒怠、脹脈債興、餘毒亂發、日趨昏厄、不至死亡不止、豈僅荒棄遼東、俾東胡北虜、更迭窟穴其間、參醜噬羣、以兩亡中國哉、究其禍始

、仍不外王莽光武、惑色信讖、飾偽弋名、曹操司馬懿、乘機攘權、弄文長傲、權以競而日弱、梁陳垂絕、而拓跋宇文興、文以舞而日楞、駢散互爭、而語錄八股出、冠猴舞馬、苟同化不問華夷、忍垢倒戈、戴異族以為君父、人民聽其屠翦、歸國者反詭以儻荒、郡縣任其淪亡、棄地者反詔以仁愛、

自春秋字孔不務德而動逐略邪說出無恥文人遂乘以集矢於漢武東漢因羌胡之亂而棄雲中定襄西河九原上郡劉濞拓跋珪據之遂成五胡六朝之禍唐滅高麗而華夷風雜民治民力久經耗喪不能拓殖遼營使同漢化契丹女真據之遂成遼金元之禍至廢宋一代君相士儒皆視中國疆域如

有世讎得棄則棄得割州割燕雲無論矣涼夏安南舊州何一非自彼割棄司馬光以維州受降警李德裕蘇軾以十出九敗詔趙頌曾鳴鳴狔吠之不若後人猶阿以名臣名士不加斥詆反藉蒙古之力使燕遼甘肅秦南得復合於中國藉滿洲之力成民國初之疆域而朝鮮安南及鄭成功所關臺灣又成化外清中葉宋俗已稍熄斃餘而方苞姚鼐方東樹之流又從而鼓煽之中國習尚若此適成辱宋亡國奴之族而已目為漢族恐神武如黃帝漢武不膺有此族類哀我勤苦自樹之氓無人導以拓殖而竟食南洋歐美受人辱虐也

南北亂後、中國已亡、
族類未亡、而國統亂矣、
唐太宗以雄才大略、肇啓中興、然而習北虜強梁之俗、
染南朝淫靡之風、愛異族如苻堅、寵文學如蕭統、不擇人而漢番雜用、則邊將易於邀功、不善教而科目廣開、則文人流為無恥、華風久成淆雜、則蠻夷之同化無聞、武功雖見恢張、而人民之拓殖無力、
西人有言、征服不同化人種、而不能使之同化、如腸胃存不消化之物、久必致疾、甚或危身、中國五胡安史兩次大亂、皆由於此、而胡異族逐利轉者、猶以蒙古籠賤儒滿清尊朱子、謂化夷狄為中國、豈

知士安傲道而襲胡禪、民習攻剽而多流賊、我早已同化虜蠻、飽謂亡國之慘、仍蹈亡國之危、近則大而政教律學、細而言貌衣物、靡不妄效摹倣、力避不肖之愆、猶不足、則務取古今共信之舊書、古書、善長風俗、偽之矯之、不使盡亡、不止、屢敗無實力之民族、分富有此現象、尚不如回族久居中國、爲能藉宗教存遺俗、未盡同化矣、中國今日、已不爲世界齒數、大同之後、自無中國、又何論於漢族、獨怪本國歷史幸存、未見有人取而虛心研究、以鑑觀興亡、釐定風教者、方且假昂斯克舉說、爲僞斥尚書、廢棄古史者作附和、然則何必存此國、存此史、致國人多費毀證滅迹之力、自取劇中美外之辱哉、加以內行瀆穢、外獵虛名、治哲原無異晉衷、武韋遂幾移唐祚、玄宗經略媿於繹武、治術怠於臺荒、殖邊乏策、殘民生以啓窮邊、馭將無材、弛軍紀以寵番將、李楊繼相、導淫戲以弄權、安史列藩、裂封疆而樹敵、倉黃難發、亂似永嘉、支拒兵孱、反資回紇、幸而人心猶固、餘烈未湮、外兵惟金帛是求、悍將知朝廷尙重、擾攘之危略定、內外之變叢生、將軍養寇、宦寺典兵、積重之勢漸成、擁立之風斯熾、始猶桀黠煽衆、戕師易人、繼且闖宦擁兵、劫君戮相、帝位由奄人私授、何論強藩、宰臣惟朋黨是爭、孰知大計、總緣士營科目、軍染虜風、文以利祿滋攀緣、武以糾強要節鉞、富貴但憑攘竊、甘蹈危機、學術祇有詩文、孰求實是、馴至天位輕於置、奕、流寇變爲強藩、趨耕桑自給人民、成盜賊雜胡世界、猶幸中國之聲威未

墮、朝廷之猜闕未深、雖屢延胡助、關洛得平、而終俟虜衰、河湟克復、其他信教雖道狂僧熾、而姦人未竊以篡儒、弄文雖駢靡散新、而佞人未挾以炫世、朝官雖尸榮竊位、無人篡言行以詭名臣、邊將能破敵立功、無人謂樞密必授文士、庸相祇貪富貴、尙未如韓非所指、假民氓流行以濟姦、敗將自取誅夷、尙未有任福膺名、侈畫錦助庸以崇傲、未騰灌督、則是非易明、未巧阿誣、則賢姦易辨、是以人材雖匱、民力猶存、朝政雖頹、國威未損、惟是漢士能力耕兼讀、唐則身辱技薄、謀生惟藉文辭、漢郡能捕盜捍邊、唐則地褊兵驕、自存僅餘藩鎮、此則萃六朝殘隋餘習、因增高繼長而益衰、致五季辱宋羣奴、得惑世牯民以召滅者也、聊陳私見、佇俟公評。

因考藩鎮雜威興亡懲謬閑趨藉存殷監五月

割據不同封建、藩鎮不同割據、一究其遞降之因、與其致此之故、則知中國早亡、而前途之存亡、亦大可慮矣、我不能建、雖黃帝大禹無可封、我苟能據、雖盜賊夷狄不能奪、至建之不可、據之不能、姑乘亂伺釁、與中央迎拒、而爲藩鎮、不成治理矣、然暴民尙有武力、對於地方、猶可言鎮也、豈意辱宋、又挾其險詖昏荒之私、並此殘餘近暴之武力、亦務耗散而鉏絕之、從此治無可治、亂不足亂、撐拒無力、保守不能、祇有任失業暴民焚掠之、待遊牧賤種翦滅之而已、幸而鐵木眞、未從別迭之議、盡殺中原漢人、墟其地爲牧場耳、常此險詖昏荒、惟恃舞文飾說、誑瞽他人、自樹不能、自活無術、世界何處容此妄人、別迭所言、終有實現之一日、特僅爲市場、未爲牧場、造物猶未甚不仁耳、一亡而成爲臣虜、再亡而競頌聖明、今則國尙未亡、業已舉國風靡、倒戈攻北矣、壹是正德利

用厚生之學與藝、世界任何民族、舍是無以立國者、早因姦雄攘權、華士沽名、實用全荒、實力坐耗、復經犬羊熊虎、屢來劫噬、敗壞漸滅、無人過問、此等國家、任使瓦特牛頓、爲其人民、亦無所因以倡學術、華盛頓陸仁、執其政治、亦無所藉以成富強、無所歸咎、不可救藥、姑就叢集萬惡、遺禍千秋、備具亡徵、再致滅國之辱宋、揭明趨死之定程、必亡之公例而已、前此昏如劉昱蕭寶卷、萬暴如苻生宇文贇、不過覆祚戕身、禍止一姓、從未有舉國皆昏、萬劫不復、誤國誣學、若辱宋之甚者、後此則誣經飾行、恃佞弋名、士儒枵傲、標榜曰聖賢、農工力作、驅役如奴隸、搆成昏亂、翻假之以樹黨徒、即值覆亡、更販之以媚異類、中國屢滅、若輩自豪、民衆皆愚、若輩自聖、勞心勞力、方各驚於歧趨、中學西學、又何從略求實際乎、今者襲語錄爲白話文、效廣記倡小說考、挿科打諢、恣誨盜淫、師辨姦以排異己、效改經以偽尙書、舞佞炫新、務殲圖籍、學術仍逞臆弄文、治術仍朋訐鬩訟、猶程頤蘇軾遺風、從軍

挾論語半部、敗將尙遙議中樞、儼趙普韓琦故態、人人平權、權反日競、不識假何種實力以爲權、日日戀愛、愛反易乖、不識資何類感情以成愛、大而全國、細而箇人、何俗不惟宋是沿、何人不惟宋所誤、自傷少習舉業、長作里儒、歲月如馳、滄桑屢易、不見康有爲僞經、不知程頤之悍、不讀王荳齋論史、不知蘇軾之讒、不覩朝鮮臺灣之割、不疾辱宋之昏、不傷教徒拳匪之愚、不憾中庸之妄、欲改轍則世風日紊、無路可尋、欲求學則實是全亡、無師可問、尙憶弱冠以前、欲一叩三角代數、而鄉里僅始聞名、欲一考州郡沿革、而師友責爲荒學、猶幸家有圖史、教稟父兄、塾課之餘、得自檢閱、始獲見禹貢雖指、方輿紀要、瀛寰志略、高厚蒙求諸書、藉讀通鑑、及綱目輯覽、間及正史、始能於舊學中歷史地理一門、不致畢生茫昧、不識何學、幸免爲講章八股所梏囚、作程頤蘇軾之奴隸、然而科舉累之、文字疲之、悠悠終身、迄無成就、而國又危途又窮矣、嫠緯之恤、漆室之嘯、豈徒愛國、身亦安逃、孰誤我身及國

家、一至於此、仍是無所歸咎、不過備述致誤由來、爲青年學子作
烟鑑、兼望能以忠信、教育此類青年者、慎導之耳、學術之分、祇
有虛實、而無新舊、就此區別、以定從違、不待煩言而解、無徒啓
疑造辯、崇俚縱嬉、禮法全非、彝倫盡斃、曲博生徒一時之歡、坐
獵全國學閥之譽、以壞我堅實國學、善良國俗、務使自我永絕萌蘖
、舉不自知爲何國人也。

三代前地制興廢略說 癸酉五月

今試就若存若亡之古民俗、一測若明若昧之古地制、我國自有民以至義農、不知歷年若干、

人未有自知初生時者、就此類推、即知任何科學發明、掘地辨石、似不能確言地球初有人類何狀、即天地之名、及其初分、

亦人類挾識推測、印度歐洲、皆有其說、除宗教神話外、仍無人能確指實事、歷歷言之、同一憑藉學識立義、何為阿時挾勢、蔑古翻新、務取古史中、歷來共信之虞夏堯禹、而悉偽之、詆為野蠻陋俗、詆為禽獸異名、必使中國秦以前、皆為雜種土司巫風糞土而後快、中國之早嗣、堯禹之早生、東方文化之早成、虞夏書之早著、又經樂正四術、孔子雅言、定為教科、司馬遷載入史記、純由文化自然發展、即西人亦未嘗疑其阻礙革新、乃自若輩斷定、中國自商周以來、即皆被外族剝滅、猶敢自作大逆不道、留此古史、違反世界進化公例、發抗惹不得的勢力、非猛烈頑狠、雜以滑稽、先行斥偽、則文學倫理社會種種革命、必難成功、歐美新學、世界新史、亦難廣告釋販、自我選擇、誘人盲從、方今革命雖尚未成功、而推倒異族入主、自立成國之功已成、虞夏堯禹、非異族、非專制、乃種族革命、藉以成功者、且其時政俗、早為玄禪性理諸空談、革除罄盡、今革命所當急者、亦不在古史、何必並虞夏堯禹之命、而亦革之乎、世界進化是螺旋式循環的、不是衝擊式飛行的、其退化、則為厄疢式愈荒的、兼有摧壞式崩潰的、古制之必不能復、人盡知之、古史之必偽、則傳道統者、早已學非所學、略具學識者、又屬於學問威力、異項固學究之屬、無敢致詰、中國必亡、國史必滅、傳人應運而生、何敢妄議、惟願及其未亡未滅之前、能以忠信導青年者、無再阿時挾勢、相率盲從、致坑灰之禍、更烈於蒙古滿洲、而中國國籍、反籍外人圖書館以虛存也、其間儼皮為禮而室家正、任土教稼而耕織勤、非是不能為井田也、蚩尤征服而中原復、華夷共戴而族類分、非是不為封建也、非土地民有、何以能明民共財、非土地國有

、何以能計口授田、近世所創建國大綱、共產新策、軒頊之世、早試行之、前此逐夙沙、服共工、戮蚩尤、配苗民、幾經戡定、幾經安插、而封建井田之制始成、後此離政教、正歲時、定朝巡、舉共主、幾經團結、幾經疇咨、而封建井田之制大定、封建者、自周爵言之、則爲公侯伯子男 實皆人民集合之土地公司、戴國君爲大地主耳、三代惟有國君、得以世及、天子若不能爲諸侯理事、則亦諸侯耳、推國情不一、滅亡亦夥、夏不過親之而已、非如春秋時、授以職權、世其爵祿、政在大夫、反壞封建制度也、國君世及、自是舊俗、觀於虞實在位、知國君傳子、非自禹始、至帝王位號、則非實有功德、無能致諸侯之朝而稱之、然非益之辟啓、則夏不主、非伊尹之返太甲、則商不主、非周公之復子明辟、則周雖王、而王位再爭之法、仍不確定、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負責任、謀公益、不競權利、必可通行、且能隱消無窮禍患、此伊周所以爲聖、而非趨時乘勢、務以猛烈佞狠、驕視古人、無望革新、反以益亂者比也、大夫有采地、故能有家、士庶人、以一身盡事者之責、不外父母妻子、皆近人、所謂小家庭、惟土地皆爲國有、故三代盛時、除各大地主、互競生存外、人民平等、無甚富貴貧賤之別、何嘗以九世同居、八世同爨、侈爲美談、亦何嘗有土豪勢族、暴富姦商、若三代後所言者哉、今雖去古逾遠、猶幸詩書三禮具存、得藉以略考三代民治、乃竟因陋古之故、恣意詞時挾勢、毀證滅迹、誣爲雜種土司、斥爲作偽難信、村塾輩究何敢盲從、不得不聊作陳言、以存思古舊俗、兼望願讀古史者之共信矣 井田者、自孟子言之、則分食人食於人、實皆國家保護之生利之民、爲守土之國民軍耳、雖時勢變遷、興亡非一、然國有亡而封建不廢者、人民能自保

守疆場、而爲之主也、田有易而井田不廢者、人民皆能平治水土、而收其利也、自非溥利人民、而人民材藝程度、能共守之者、不能行至二千餘年之久、自非物質倫理政治教育諸科學、分歧發達、聖作明述、損益隨時、亦決非一團體之理想政策、數十年之經營規畫、所能成者、故此制不可任疑蔑古、憑臆詆誣、尤不可支支節節、摹名仿效、強試爲之、必致崩潰滅亡、禍不旋踵、古人不代執其咎也、此制之壞、夏商罕徵、姑就春秋前後、可徵之事測之、大端敗於貴族、顯禍莫如漁色、而倨傲崇飾、遊惰縱荒、尤與辱宋遺俗、先後如一轍、多妻多男、周人以之自頌、然此實我國最不良之俗、敗壞家庭、瀆亂倫紀，皆由於此、非貴族不能具多妻、非多妻不能成內鬩、備媵九女、嗣徵百男、定爲禮制當然、傳作家庭盛事、微論眷愛難均、後宮多事、材質不一、五叔無官、即管蔡之變、周人已不能自弭、管叔周公、同爲武王倚畀、而管叔之任、似尤重於周公、從史記說乃崩後、一則居中執政、一仍鎮外防讎、勞逸安危、判若

霄壤、管叔之不受節制、恣起流言、自意中事、一旦播覺、幾覆周室、今已代遠事湮、固不必搜新翻案、爲管叔呼冤、然如周南所采、大雅所稱、螽羽麟振、嬪任妹姒、不過緝辭競襲、藉演儷文、殊難故訓實徵、信無溢美矣、詩本文義不同書史、美惡量量之辭甚多、前人糾之者亦衆、然無敢執以斥偽、謂商周初不統一、湯武并無其人者、與今之僞經辨史、別有用意者、迥不相同、非所能引爲藉口也。觀其事後殫思補救、竭力彌縫、無能禁豪強漁色之風、始定妃媵之位以正序、無能防兄弟爭國之禍、始明嫡庶之制以傳宗、三五傳後、共王以納女滅密、宣王以廢長禍魯、已不盡從其制、又復飾文耗實、挾議營私、讀小旻南山之什、則知師尹多僻、謀夫不臧、誦大東菀柳之章、則知貢役難支、藩侯多懼、夷王知強索難而媚取易、始下堂而見諸侯、厲王知外貢絕而私室豐、乃陵豪而設監謗、致此之故、無非耽色政亂、尙飾財荒、民變逐王、國幸未隕、宣王勵精圖治、終不免喪師料民、幽王踵禍速亡、仍不外易儲惑色、東遷以後、自周平桓、迄魯閔僖、但能支持而成國者、靡不嬪御蠱君、庶孽爭位、或資鄰國、或藉重臣、篡弒相尋、同

惡共濟、以致狄楚交侵、中國垂絕、桓文維之、始獲再延、葵邱之命、無易樹子、齊桓自言而自背之，歿後楚氛再張、魯衛忘惠、孝公不競、致以誅子帶戰城濮之功、讓之晉文、甫十餘年、文襄繼歿、狐趙爭起、晉靈見弑、霸業遂終、晉靈之弑，二傳皆誤襲晉乘，劫於趙氏，恃經曲說，決不可從，亦可見習俗壓人難成信史，歷朝正史，多如此者，然其曲筆亦自易見，前人之論史料史者多矣，從未有如今日者，故吾謂此類人，祇有偽經滅古，詆國美新之奴性，而毫無歷史性。趙盾本為狄出、備極險惡、內設公族、外棄諸侯、列國效之，復見篡弑、則皆大夫假擁立以攫權、乃君臣之遞競、而非兄弟之相殘矣、世卿習成，諸侯失政、土地公司之執權者、上不在地主、下不在股東、封建替、井田荒、當時自鄭子產外、不聞更有整理者、想見各國虐使農民、弗恤地制、且多惡其害己、以致藉去制漚、井田之亡、固不始於商鞅開阡陌也、孔子生當世卿勢成、封建垂盡之時、樸學罕覩、實政已荒、齊政無權、殫力存學、雅言之教、即樂正四術、皆當時通行教科、而藉存三代盛治者、獨春秋、為孔子據亂特作、託事存禮、見禮知政、因時損益、俟之後王、有注，別為六經，皆史私議，附後。觀於陳氏專齊、春

秋絕筆、用春秋大事表說與舊說皆異是中原羣侯、必不能存、三代禮治、有注、別爲禮治、法治私議、附後必不適用、封建必并爲割據、羣治必變爲獨裁、孔子早見及之、有注、別爲禮治、法治私議、附後割據豈能長世、故不久混一、夷爲郡縣、從此常伯常任準人三宅、君官圖治、人民罔敢與知、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人民自爲、君相無暇熟計、倡導無力、組合無羣、民治疏而官治簡、統治易而改進難、遂成秦漢以來、日見退化之治、不及二千年、而國再亡、今尙莫知所屆也、

六經皆史私議

此篇係之後王句
下注也另錄附後

中國史學、起例成科、創自春秋、簡書限於字數、事難詳、義難顯、賴有左氏述事、公穀明義、後人始能因傳讀經、即事考義、惟三傳體例既殊、今古文家法又異、兩漢經師、已自交訖、至於筆削竊取之義、知罪任人之言、當日游夏、尙云莫贊一辭、異日左公、敢云悉符其義、不過去聖匪遙、傳授有本、自當視後之作傳者爲長、讀春秋者、儘可通觀三傳、間附己意以說經、不可蔑棄三傳、更挾我見以作傳、至唐始有束閣三傳、獨究遺經之說、至宋又有逞其管窺、自明己義之傳、雖亦慎防篡弒、嚴辨華夷、然世遠義疏、祇可視爲作傳者之義、較三傳釋經、去之益遠矣、後世易簡策爲卷帙、記載能詳、改侯服爲官常、禮法迥異、既不可以私衷測聖、妄說古經、亦不宜以近史擬經、爭談書法、史本繼春秋而作、善學聖者、師其意不襲其迹、故太史公書、允與經配、繼此則歷朝正史而外、

惟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爲不失春秋託事存禮遺意、司馬氏資治通鑑、則左傳之流亞也、惟不妄揣其義、反能深得其意、綱目輯覽、雜以書法、臆測力仿、反引鬻爭、至明清間刪節綱鑑、不過兔園冊子之流、等之自檜而已、國史不亡、則國學不亡、國性常在、中國異於萬國者以此、東方文化、異於印度猶太泰西者亦以此、近人謂六經皆當作史讀、雖非唐以來尊經本意、然讀經而不通觀歷史、則俗易民疲、豈能反古、羣經無一可適時用者、若強仿行、鮮不致敗、反使姦人乘之、襲印度俗、傳中庸教、藉高談性理爲傳心、斥偶闕通鑑爲玩物、程黨旣成、程禍大作、以致經史盡廢、祇有四書八股、祿誘名歸、賢愚莫外、亡國兩見、非議莫加、清人力以實事求是矯之、史學僅藉考證、略減蘇軾尹起莘學浮議淺、挾見妄論之習、稍見核實、究不如性理辭章、空滑普通、易於發展、道光以前、孔翼軒、劉申受、以公羊說經、猶存家法、至廖平怪說乃起、又值西力東漸、國學全空、自守效人、兩無可恃、康有

爲乃本粵俗、挾西勢、效程頤蘇軾之悍佞、成僞經改制之妖言、煽衆以自獵名、變法代人召亂、至近日學閥、又推廣康說、變本加厲、悉力毀孔子、僞古史、導譁戲、媚生徒、張臆說以標新、誘盲從以鑄黨、功效所及、則經史子集、無一可信、惟小說戲劇獨尊、政教禮俗、無一可存、惟新說譯文是尙、古今皆僞、風景全殊、國事無敢妄言、而學子之挾勢倒戈、啓疑教叛、乃大見起色、一旦古史結帳、新教朋從、史學兩亡、國族并圯、而若輩新教主、惹不得的勢力、自當萬倍程康、得附馬克思托羅斯基之後、常存於世界矣、無所歸咎、不勝隱憂、此所以深疾宋明以來、營儒華士、而以標異弋名爲大戒也、

禮治法治私議

此三代前地制與廢略說孔子早見及之句下注也並錄附後

依古訓詁、禮履也、法制也、治理也、人之履行、各當守禮、行違乎禮、則國家立法以治理之、失於禮則入於刑、故古者法官亦名理官、禮資文物、法憑權力、皆非有兼德位者行之、不能成治而得理、贅儒文物不豐、不能備禮、權力不厚、不能行法、生當晉唐之後、他無所長、祇有騰口可以資生、大言可以聳衆、於是藉中庸傳教之夸辭、襲惠能參禪之曲義、以孔子比牟尼、改禪宗爲道統、而性理之學成矣、其實性之從生、理之成治、皆不可遺卻禮法、冥索空言、且空言亦決不能勝者、言理無實、爭之以性、言性益幻、挾之以天、試問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與惠能言自性圓明、有何區別、自性亦何必深非、不過以空言傳教、和尙易而贅儒難、至其貽禍、則和尙小而贅儒大、和尙無國家、無人倫、極其害、不過便惰遊、喪廉恥、利巫祝、藪盜賊而已、贅儒效之、則性天坐論、經史全荒、

行瑣益僵、言枵益傲、智能并枯、家國兩亡、其飾矯僞、恣蠢頑、混玄禪、媚夷虜、猶弊之小者耳、即使得位秉權、亦不過以爭祀典、議科舉爲禮、以恣黨訐徇縱酷爲法、求如于謙捍虜、有益於國、溫公作鑑、有益於學、朱子社倉、有益於民、希文義田、有益於族、足爲後世法者、殊不多得、而強辯矜氣之風、逾變逾詭、已致兩次亡國、今尙爲流言讒說所利用矣、孔子門人、不得聞性與天道、亦未嘗以易與春秋教人、可見讚至誠、創心法、託改制、僞羣經者、決非孔子之徒、際此國危學亡、豈容若輩陽作推崇、假異端以謀篡竊、究竟孔子得位、如何施治、雖子貢孟子、竭力比擬、亦何能道出實際、蓋天地之化、本非人所能測也、姑就當時治國有效者推之、管仲治齊、子產治鄭、莫不含有法治意、藉窺春秋通三統、子張問十世兩事、則損益三代之禮、以成法治、同老子之慈儉、而去其廢禮、慎申子之名實、而斥其任術、以身作則、開誠布公、與人民共守之、或者無悖孔子之志、蓋非是靡能革貴族專侈之風、收人民

眞實之益也、其時政在大夫、無論謀國圖篡、大都傾向法治、是以晉鄭皆鑄刑書、晉大國也、饒實力、圖分據、故由李悝盡地方、演爲商鞅開阡陌、而秦人資之以強國、鄭小國也、習權略、善伺機、故由鄧析作竹刑、演爲韓非談術勢、而李斯本之以相秦、非強國不能行法、非守法不能統一、舊俗之必改、法治之必行、變亂迫之、時勢成之、豈塗飾文辭、高談性理者、所能知耶、惟法家諸子、悉宗老氏、廢禮少恩、務以簡要阿人主、冀藉權勢行其所學、而於民德民用民生、反視爲第二義、行之善、不過徒增君主之專制、行之不善、適成競權殘民之官治、甚者或賈禍殺身、此中國法治、所以不成學科、難收實效也、且此種法治、亦祇西漢宣帝以前、行之有效、此後惟諸葛治蜀、深得法意、大爲儒者生色、魏晉以降、玄禪遞興、文理滋訖、祇有官治軍治之互爭、俟亂極消息而略定、未見有何等治術、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則又文以理學、施其轄制、勢強民戢、稍定一時、業已稱祖諛宗、至今未息、正見辱宋以來、

民不聊生、瞻烏靡止慘狀、何足云法治乎、總之、禮治法治、本無二治、禮爲積進、以端其趨、法爲整齊、以防其軼、合則一貫、離則并亡、而實施如何、則視執政者心理、從利用厚生上正民德、則進化益弘、從競權逐利上導民爭、則隱憂終伏、故雖法治之盛、備於泰西、亦祇羨其製造發明、冥合我國德字古義、拙著德釋一篇見前故能外利廣收、國力豐富、民德自進、養成守法圖治程度、而不務內競、然未敢信將來世界演進、必由歐化成大同、任何民族、權利皆平、而競爭自此永熄也、

土地人民之關繫及漢唐地制變遷略說

五月癸酉

土地人民統治權、三者合而成國、實則非人民能治土地、國何由成、權何自生、權者、成國後對外之辭、若不能對外、而徒競權於內、則外力內侵、遠者、人民猶可暫依土地、爲半主權國、近則亡國而已、中國自辱宋後、已兩見之、不足異也、中國人民、固富有任土之能、守土之力、懷土之思者也、自論語鄙稼圃爲小人、孟子謂勞力者當食人、當時兩說、自持之有故、而遊惰逐利之夫、乃競援兩說、恥爲力農、而務爲士大夫、漢時學人耕且讀、三年通一經、猶士農未分也、五胡亂後、士人習農者、祇見陶淵明一人、其他繫情煦子、道稼穡艱難、託興謳吟、寫田閒疾苦、皆對岸觀火之地主耳、農事不修、農學亦缺焉不講、呂氏春秋上農諸篇、罕見有稱述研究者、故自五胡搆亂、兩晉談玄、而土與農分、自唐禪宋性、金霸元興、而人民與土地亦分、土地非農民之土地、乃顯宦勢豪之封邑、悍寇強夷之牧場也、人

民亦非有土之人民、乃顯宦勢豪之奴隸、悍寇強夷之牛馬也、以民生綦要、中國夙重之農學、猶荒廢若此、姑舉農學以見例耳、其他中國固末業有之、學文辭而外、存者有幾安問工商、實學孰究史地、是祇有傳心說性、騰口弄文、依託科名、學人自命、以傲民惑衆而已、近則歐化東來、輕原料而重製販、掩人力而恃汽機、世界農民日賤、自可預期、而我國又政散民流、資力外役、農村破產、國俗全更、學人挾說、作歐美之前驅、力作失營、藉寇戎以自活、辱宋南渡、已有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謔、兵寇不分久矣不如是則名利不歸、田廬莫保、即能力農、農可爲乎、我亦沿宋明舊習、不在周官九職任民之數、而曾爲士大夫、藉尙口弄筆以丐食者、故不知農、而尙思翻檢經史、以求地制者、三代地制興廢、已具略說、漢初封建早亡、仍雜割據餘習、所封侯國、猶陶應文信封邑、其王國、則七國之舊也、高文經營三世、至景帝削平吳楚、王國與郡同、割據之習始盡、漢初諸帝、雄材大略、實非後世所及、觀其處理割據餘習、高忍文寬、機宜悉合、用人采說、識略兼優、使文帝重用實證、亟行其策、則諸王亦或如唐藩鎮、不易孫平、使時無周亞夫、文帝亦無可矚景帝也、其時距三代猶近、君客民、敗人材蔚集、豈唐宋後所能擬、唐太宗不過剽銳善戰、能手剪羣雄、懾服諸將耳、其後擇嗣非人、幾覆國祚、科目取士、遺誤千秋、治術不足稱也、安史亂後、肅

代揣揣、收兵歸己、而不能自將、明有郭季、不知信任、反授之宦官、其智尙出清文穆下、漢之除、自較割據爲易、乃漢則不六十年而大定、唐則與國偕亡、且貽五季媚胡、辱宋、忘將之禍、以致亡國、明人事事師宋、獨治兵拒虜、尙不純沿宋習、故雖同亡於夷、而較宋爲不辱、即成祖北征、于謙復辟、亦非辱宋諸奴所能夢見者也、後雖因亂間作、仍不能久、當時地制、祇分郡縣二級、郡守國相、皆直接中央、平時出治臨民、有事發兵捕盜、自邊郡外、無事中央援助、而反可協助中央、至於勸農習禮、爲政不尙虛玄、郡掾鄉職、無行難膺推選、此皆去古未遠、民治民俗、自然留遺、而非戰國縱橫、秦法殘刻、所能變者、孰使婦寺構亂、操懿攘權、胡貊迭興、玄禪遞衍、致虜俗混、民治亡、成唐宋就衰速亡之疾乎、唐太宗瀟文墨如梁武、寵番將如苻堅、及身不亂、更延三世、亦幸矣、女禍至於改姓易代、而率土安之、即有聲討、亦無應者、宦官至於弑君戮相、君相合謀去之而不可得、禍皆烈於東漢、足徵積亂既久、實學正義、莫尋三代之遺、糝政頹風、多仍六朝之舊、科舉冗濫、宰執多庸、故天子不信大臣而信宦寺、寵謁盛行、強梁得肆、故藩鎮不畏天子而畏監軍、田承嗣、李希烈、不能爲劉石苻姚、徒伺庸主、豢暴民、要結同惡、

竊據州郡、惴惴終日、如兵在頸、不旋踵又見奪於暴徒、亦何所爲乎、故藩鎮者、地方三級制所由成、摧民治之根本、便官治之股削、而敗壞軍治、至不知有國有民、徒能爲暴者也、州郡之制不碎、守令之職不輕、何至有此、此皆魏晉以來、競權朝廷之上、但知以官治官、務分私權、以鑄私黨、略不於人民程度上注意、貽之患也、辱宋乘亂掠權、積猜安忍、知盜權必憑土地、則棄邊陲內、視若寇讎、知競權必藉人力、則闕理飾文、務崇遊惰、象尸居齷行、以竊榮名、獎俳戲木僵、以耗力藝、人民爲所朦惑、祇知所恃在朝廷、不知所依在土地、祇知就君求利祿、不知爲國計存亡、民治絕而虜治來、民力渙而暴力作、故自辱宋後、割據與藩鎮并絕、其表見民力者、祇有染遊牧虜俗之流寇而已、胡運衰、則劉福通韓山童、導明祖以逐蒙古、胡運盛、則李自成張獻忠、啓清人以據中原、皇帝之賤、權姦惡少、蕩婦盜賊、更迭爲之、辱如石敬瑭趙構、暴如拓跋燾鐵木真亦爲之、君臣一倫之必廢、豈韓愈天王聖明一語、綱

目魏王稱帝一筆、所能維繫者哉、試問我國人民、一馬蹏矢鏃不能禦、何論礮攻、一狂屠暴掠不能防、何論商戰、一歐美機藝、且絀於資、渙於力、闕於羣議、而不能學、何以抗拒強鄰、自今以後、望無徒爲大言新論、震聳一時、安頓人民、求不自亂已難、遑云自治、綏輯地方、求不自闕己足、敢望自強、而猶言政治、則集權耶、分權耶、人民待給、無能使用保護之權耶、言學術、則哲學耶、科學耶、學閥新創、務爲僞古燬證之學耶、政學關繫全國、里儒何敢置議、惟願中國歷史常存、興亡可鑑、以宋代擬之、與其出千萬程頤康有爲、改革學風、不如出一二鄭樵馬端臨、保存掌故、此希望高年舊學者、更以西哲擬之、其出千萬路得馬克思、更新政教、不如出一二瓦特牛頓、發明製作、此希望青年新學者、魯俗斷斷、不善隨時俯仰、以此就正國人、或有見爲芻蕘可采者歟、

連日編纂山東歷代郡縣圖考感憤交集率

成四律

壬申孟夏

耗喪華風早絕傳、胡氛夷禍越千年、形將就木先摹鬼、術挾關弓妄射天、族圯倫亡羣莫合、史誣經僞國無賢、祇應換骨更眸髮、好逐機輪著後鞭、

操懿干常啓雜胡、南朝靡亂喪神區、三唐夷夏風先雜、五季江河日下趨、辱宋縱荒遺趾盡、腐明踵禍舊萌枯、偕亡運幸同孱虜、又見行屍走道途、

國亡猶恨子遺多、新化還須大力磨、曾裂冠裳經雜髮、未麾旄鉞自翻戈、堯時莫算書先僞、漢俗休從史早呵、風景全殊人物改、古今同盡感如何、

殘年風燭慮偏長、猶冀邦淪學莫亡、五帝誰知兼道藝、四科原不僅

文章、經名已廢聊談史、國故難徵且說鄉、他日殲良如未盡、或從劫後問滄桑、

李雲林陳言刊誤表附

篇名	頁數	行數	刊誤
目次	三頁	四行	般字下脫鑑字
中國五倫及人性略說	七頁	十一行	長字下脫也字
同上	八頁	八行	厚字下刪矣字
理書感言	十一頁	三行	學字下刪學字
釋禮記大學首節四句義并駁程頤說	二十八頁	四行	謹字改僅字
同上	二十九頁	十一行	初字下第一據字改僅字
古史啓信錄序附詰疑	五十二頁	十三行 左行小字	餘字上加其字
同上	同上	同上	餘字下改皆字爲正史類多四字
同上	五十八頁	八行	絕字下刪據字
疆域志序	六十二頁	十一行 右行小字	商字改南字
同上	六十四頁	五行	難字下刪馳猶二字
同上	同上	七行	跣字下脫弛猶二字
建置志序	七十頁	七行	凌字改凌字
附中央政府建洛陽爲行都長安爲陪都喜極放言	七十八頁	一行	極字下刪黃字
同上	七十九頁	四行	淪字改倫字
山東西漢州郡國縣沿革圖考後跋	八十二頁	一行 小字	凌字改凌字
同上	同上	六行 後小字	爲字改蕩字
同上	同上	六行 後小字	蕩字改爲字
同上	八十五頁	一行	木字下刪己字
德釋	三頁 零	六行	競字改競字
中國人民長於拓殖說	九頁 十	九行 右行小字	不字改逐字
同上	同上	九行 左行小字	獲字下刪逐字
同上	十一頁 二	七行	今字下刪猶字之字下加效字
同上	十二頁 二	四行	床字改牀字
同上	同上	十四行 左行小字	競字改競字
同上	十三頁 二	一行 右行小字	憑字改憑字
同上	同上	一行 左行小字	啄字改啄字
山東西晉州郡國縣沿革圖考後附論下	十一頁 三	九行	况字改况字
山東東晉劉宋元魏三朝舊置郡縣表後跋	十一頁 七	一行	隋字改情字
編纂山東後漢至隋各代沿革考將成附論	十一頁 一	五行	憑字改憑字
同上	十二頁 二	五行	黜字改符字
因考藩鎮雜感與亡德謬閑禮藉存殷鑑	十一頁 九	三行	惟字改爲字
同上	十一頁 五	五行	藥字改藥字
三代前地制輿廢略說	十一頁 一	三行 右行小字	憑字改憑字
同上	十一頁 二	十二行	利字下之字改人字
同上	十一頁 三	五行	憑字改憑字
同上	十一頁 四	二行	冤字改冤字
土地人民之關繫及漢唐地制遷變略說	十一頁 五	十行	子字改子字
同上	十一頁 六	四行	延字改廷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陳言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加郵費一角

著者

李

繼

璋

發行者

天津大公報社代辦部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代售處

天津大公報各地分館
及各地分銷處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